



福 幸

爽 倉

行印店書此東



幸 福

1948.11.初版。哈.5700

基本定價 2.40 元

福

幸

著 夷 倉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幸

福

1948.11.初版

著 者 倉 莢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赤峰 梅河口
通化 佳木斯 安東 鄭家屯 北安 白城子 熱東

哈。5000

前 言

倉夷同志犧牲二週年了。一九四六年我們一齊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的時候，他曾選編了他在晉察冀邊區七年所寫的一部份通訊報告，準備出版。但這樣一部真實地表現人民的新的自由生活，以及反映人民爲爭取生存與自由的流血鬥爭底著述，在蔣介石法西斯匪徒絞殺文化的罪惡專制的北平，終於無法印行；而不幸同年八月，倉夷同志就慘遭大同國民黨反動派暗害了！

倉夷同志自投奔抗戰祖國以來，始終獻身於群眾革命鬥爭，並在這一偉大實踐中煅煉成長。他的作品活潑，熱忱，富有生氣，讀着使人感動，使人嚮往；因此受到群眾的廣泛熱烈的推崇和愛好。他成爲譽滿「晉察冀」的一員傑出的青年新聞記者與報告文學者。

他給自己的這部書題名爲「幸福」，是包涵着深意和熱情的；他說「人民能按照自己的理想來自由生活，那就叫做「幸福」。』在這裏，他告訴我們，人民的幸福，是人民自己流血鬥爭得來的。而爲了人民的幸福——一種新的光明的社會生活的及早實現，倉夷同志已捐獻了他底有爲底生命。

我們悼念這位可愛的熱血的青年華僑戰友，讓他那勇敢的進取的精神，同着「幸福」的傳播，永遠激發起每一個正直的靈魂吧！

寫在『幸福』前面

這本小集子裏的幾篇文章，是我在「晋察冀邊區」服務七年間，一些當時當地的零星紀事。所寫的都是實人，實事。因為這幾篇文章比較輕鬆些，所以就從我幾年來所寫的通訊報告中抽出來，編成一本小書，獻給對「晋察冀」生疏，然而又時刻神往的讀者們。這幾篇紀事，雖然都是粗枝大葉的素描，但它是忠實的記載。希望讀者能在這些簡陋的文字中，引起對一個新的光明的社會生活探討的興趣。這也就是作者出這本小集子的一點用意。

書名叫做「幸福」，是我的偏見，因為我認為人民能按照自己的理想來自由生活，那就是「幸福」。而這本書裏所寫的人物故事，正是表現了這種生活的幾個側面。

倉夷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記於北平。

出版者按：作者在北平備此卷首語致蔣區讀者，惜本書當時未果付梓。雪泥鴻爪，爰保持紀念。

目次

前言	一
寫在「幸福」前面	二
幸福	一
反「掃蕩」斷片	一五
無住地帶	二六
邊界上	三八
李雨	四八
爆炸英雄李勇	六三
小女工	八三

幸福

(晉察冀邊區生活雜記)

婚禮

在晉察冀邊區的生活裏，年青的一代人，是最幸福的。

易家莊的村劇團主任尹世和，青救主任黃恕文，小鐵匠楊祺，都要在四月十二日結婚了。小學教員老趙，忙着替他們籌備婚禮的事。

十二日早晨，老趙就着手佈置結婚的大禮堂了。小學校裏掛起村劇團的銀灰色的布幔，用紅色紙條，寫着「婚姻自由」的標語，貼滿了牆壁。小學生們把課堂，校外的路上，都掃得乾乾淨淨。傍晚的時候，村裏的老太婆們、孩子們，都被這種新奇的佈置吸引來了。

鑼鼓聲愉快地敲着，小學生打起了霸王鞭，唱着歌，婚禮就隆重地開幕了。

村長是證婚人，他在「唢呐嘯嘯」的鼓掌聲裏，走到講演台前，笑着向大家點頭，會場就漸漸地肅靜下來了。

「今天，是我們易家莊的集團結婚典禮，我今天來做證婚人，實在是高興得很！」
村長說着，抹了一下鬍子。

「現在婚姻是解放了，男子和姑娘要結婚都是自願的，到區公所登記一下就行了。過去不是這樣的；過去婚姻是父母包辦，強迫命令式的！姑娘不知道要嫁的是什麼丈夫，男的也不知道要娶的是啥

樣子的媳婦。反正花轎一抬，拜了天地，就成了夫妻了！……所以有十五歲的小閨女嫁給五六十歲的老頭，有十二三歲的男孩子，娶了個二十來歲的大姐！這都是常有的事。……有些男人有了錢還可以娶好幾個老婆，這都是舊社會最黑暗的事！」

村長像一位飽經世故的老人，喋喋不休地講着。老太婆們側着頭聽着，額上的皺紋忽然鬆了，忽然又皺起。在她們那年老的眼窩裏，彷彿可以見到她們童年當媳婦時痛苦的淚痕。村長把說話的嗓子提高了：

「今天，你們是解放了，是自由了！這都是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政府給我們的。我希望新郎新婦同志，結了婚以後，在家要努力勞動生產，尊敬父母；在村裏要積極參加抗日工作，服從上級；夫妻要互相學習，互相批評，永遠進步！……。」

新郎們都穿着嶄新的藍布褂子，坐在兒童團的行列裏。新娘們都穿着天藍色的上身，青色褲，剪短的頭髮，梳得柔順地垂覆着，烏亮亮的，坐在婦女們的行列裏。她們都用感激的眼光，注視着村長講話的神情。

布幔上的村公所的祝詞，放射着紅光：『你們是胭脂河旁的自由之花，你們解放了，永遠解放了！』

新郎新婦們向家長行敬禮後入席了，一字兒的緊挨着，坐在一條長板凳上。孩子們都頑皮地拉着新娘霍振娥的衣角，嬉笑着。霍振娥很大方地坐在新郎尹世和身邊，昂着頭，眼睛裏閃耀着興奮的光澤，咬着嘴唇，白皙的臉龐上，微微地顯出幸福的紅暈。

主席台的右首，坐着楊祺的父親，老鐵匠，鬚髮都銀絲一樣的花白了。他安祥地坐着，望着窗外

擁擠着參觀婚禮的人群，耳朵裏却留神的聽着家長代表老尹在講話。他心裏微微地感到激動，連煙都忘了抽了。

尹世和代表新郎新婦，上台講話了。他首先向到場的家長、幹部、鄉親們敬了一個禮。他還沒有改變他那在村劇團講話的姿勢，身子略略向前斜傾着，他說：「我們今日是自由結婚，是新式的，在我們這區裏還是頭一次，希望今後全區的青年同志們，都向我們學習！」

熱烈地一陣鼓掌聲，婦女們都吱吱喳喳地低聲議論着。有的還在禁不住地抿着嘴笑。

交換婚禮的時候，無數的眼睛，都集中到這三對新郎新婦的身上來了。大家都好奇地看他們交換些什麼東西。

司儀老趙在大聲地解釋說：

「這結婚時所送的禮物，是新夫婦的結婚紀念品，東西不一定是值錢的，但意義却是重大的！」新娘霍振娥伸手到懷裏掏着，掏着一條雪白的手帕，尹世和伸過手來迅速地接了，就遞了一枝翠色的鋼筆給霍振娥。霍振娥接過手，眼睛一閃，就把鋼筆揣到懷裏了。孩子們拍手哈哈地笑，婦女們都驚喜地低聲交語着。黃恕文和李佩榮，楊祺和張青雲，都交換了禮物以後，孩子們都愉快地唱起歡樂歌。

婚禮完成了，人們都向校門外擁擠着。霍振娥和李佩榮手拉手的立着，望着潮水一樣的歡樂的人群。霍振娥還伸手到懷裏掏出了鋼筆，仔細地觀看揣摩了一下，就把鋼筆端端正正的插在她的左襟上，讓它的光彩驕傲地閃耀在人們的眼前。

楊祺的父親原是不喜歡「新式」的，可是這樣做了，他在婚禮上被兒女們尊敬着，很感動地說：

「這新式結婚挺好，村裏的幹部樣樣都週到，連孩子們喜事，也想出這好法子！」易家莊附近的老鄉，也都埋怨老趙說：「你怎麼也不通知一聲，知道你們是新式結婚，我們也該來看看，好學一學！」

（一九四三年春記於阜平）

勞動美化了大地

胭脂河兩岸，小麥已經秀了長大的穗子，麥浪遮沒了莊稼漢的膝蓋。在一個月前，人們還都被嚴重的春荒威脅着，現在大家都噓了一口氣，眼前的景象預告着：今年的莊稼可望豐收了。傍晚在這河旁的田野裏散步的時候，心裏最舒適不過的。蛙聲組成了田園的交響曲，渠水引來了許多銀色的小魚，大地被人民的神聖勞動美化了。

到了麥收季節，胭脂河兩岸更充滿了無限愉快蓬勃的氣象。當楊樹叢裏鷓鴣和斑鳩合唱着黎明之歌的時候，天才剛剛破曉，村裏的大人小孩婦女們，都忙着燒水、做飯、磨鐮刀，準備出發到地裏「開鐮」割麥。從遠方開來的子弟兵，也都唱着歌，由戶主們領着到地裏割麥去了。

子弟兵們在前線上表現了英勇善戰與保衛人民的無限忠心，在突擊麥收的戰線上也充分顯示了他們與邊區人民血肉相關的互助精神。他們提出了「快收割，割乾盡，不要踩壞青苗」的口號，展開了緊張有趣的割麥競賽。特別是他們實現了在地裏不丟下一根麥子，不踩壞麥地裏玉黍或豆子的青苗，得到老鄉們最好的讚譽，子弟兵裏的「青年突擊組」的組員們，有的一個人一天就能收割一畝地

的麥子。十八歲的青年戰士劉連慶，每次能挑回六大捆麥捆，班長劉子奇每次能搯八大捆（合百五十斤），走三里路遠，而且是早晨搯的，麥上都有露水。他的握着鐮刀把的手都磨擦得起了泡，衣服都被汗水浸得濕淋淋的，但是鐮刀仍然在揮舞着，歌聲在麥田裏蕩漾……。

各機關學校也在這個時間放了麥假了。幹部學生們都湧上了麥收的戰線。黨政軍民各界的首長們，都非常關心麥收的消息。他們都戴着黃金色的大涼草帽，光着赤銅色的膀子，參加了收割。各機關的電話不絕地彼此詢問着麥收的捷報，如果有些地方麥子熟了，而還須部隊幫忙，很快的子弟兵就會開到這村子裏，游泳似地出現在麥浪裏了。

老鄉們都被這緊張的空氣鼓舞起來，他們燒開水，熬綠豆湯，送青菜，慰勞子弟兵。而婦女兒童們也不肯落人後的比賽着撿麥穗，把摔到地上的零星的麥穗都拾起來。每天夜裏，人們都忙碌着到深夜還沒有睡，每一座村子都會傳出石碾碾麥的聲音，木掀揚麥的聲音，吹過來的夜風，都帶着乾燥的麥穗的香味……。

（一九四三年夏記於阜平）

詩

少年刻字工人張雲山同志，大家都稱他「小鬼」，站着有人們的肩頭高。他初小還沒有畢業，十四歲離家，到平山縣政府當勤務員，第二年到晉察冀日報社學刻字，今年十七歲了，他也成了一個優秀的少年刻字工人了。他和其他刻字工人一樣，把刻過的每個字，都印在一個小藤紙本上，刻得不好

的打上「X」的記號，刻得好的就圈上紅圈。下次刻時，就要求比有圈的字，刻得還要漂亮。

工廠的機器不停的轉動着，白色紙張飛舞着，工人們一面印報一面唱歌。壁報上登着各個單位勞動競賽的成績，也登載着批評工作缺點的文字。在「勞動報」的文藝欄裏，很顯著的登載着張雲山同志的一首詩，工人們都圍着大聲誦讀。這首詩是號召工友同志們在這嚴重困難時期，應特別注意節約，反對浪費的。

它的題目是「鉛字的呼聲！」詩是寫得非常真切動人的：

我自母親的肚子裏

生下來

我的頭上

便戴上了

母親從小就給我的武器

我的使命

就是獻身給革命事業

但是

當我走上前線的半路上

却遇到悲慘的命運

我和無數的弟兄

被那些

懶散的，浪費的人們

將我們拋到土堆裏

黃土便把我們活葬

我們再也不能

看見無數的弟兄

再也不能放光

再也不能說話了

同志們

我等待着

負責人

來把我找尋

但是，悠久的時光過去了

負責人

還沒有把我找到

同志呀

上級不是老早

就提到愛護我的口號

爲什麼

你們仍舊將我這樣浪費

我在這裏向大家控訴

當這困難愈多的日子裏

爲什麼

你們輕視

物質的力量

這行爲

是有多大罪過

你們今後再不能

把我任意的拋棄

讓我

永遠站在戰鬥的崗位上

這就是我們少年刻字工人寫的詩嗎？是的，這確實是他寫的。這不是空洞的抒情，而是把鉛字從鑄字爐裏怎樣產生出來，鉛字的重要作用，以及被那些粗心工友將它失落在地上，被掃到土堆裏去的整個過程，敘述得真切生動。鉛字的呼聲，同時也就是他的真心愛護革命事業的呼聲。牆報幹事告訴我說：「小張是很愛好文藝的，他天天記日記，學作文，進步很快，」並且還希望我能借給小張幾本書讀。

我去找他的時候，他正坐在一隻小木凳上，伏在木桌上在刻字。刻着一個五號鉛體的「澤」字，筆劃相當複雜；但是他一面刻着，一面還很自然的和我談話。他說他開始記日記和作文，還是到了報社以後的事。國文教員（也是工人，義務教員），對他的幫助很大，他還到宿舍拿日記本和作文本給我看，他很羞澀的紅着臉把本子交給我，就回轉頭看到別的地方去，而且怯生生地說：「寫得不好，給我改一改。」本子上都用鋼筆寫着很工整的小字，有許多短篇紀事，還有一首詩，題為「狂風」，他寫着：

可恨的狂風

你這法西斯強盜的作風

大地上只有你的聲音

叫嚷着要一切都向你服從……

這是多末美麗的詩句，多麼有力量有思想的詩句。我繼續翻着他的每天日記，都記着非常有趣，而且有意義的工人生活斷片，他確實是很精神的，和老工友們逗着玩，臉孔上不時的湧着紅暈，用明亮的眼睛，注意工友們的動作。老工友們對待他，也像對待親弟弟一樣，而且還對我當面稱讚過他：「小張工作很踏實！」

張雲山還是個少年，還是八路軍裏的一個少年刻字工人，他的踏實積極的工作，努力學習文化的精神，開始給他自己準備着成爲新中國的模範工人的基礎。

（一九四三年秋記於阜平）

冬 學

一

冬季反「掃蕩」戰爭，剛告一段落後，我們移住到胭脂河旁的另一個小村裏。這村子的名字叫「石橋」，在一個斜坡上，只有四、五家人家，久被風雨吹打的黃土房，顯得十分貧苦和冷落。

在這村子裏，同其他的村子一樣，也有一所冬學，每天晚上，全村的老鄉，都在這裏上課。

有一天——大概是我們到這裏的第五天——晚上，我從這所冬學的門前走過，冬學的門鎖着，四周黑漆漆的，靜悄悄的，斜對面的屋角裏，突然轉出兩條黑影——兩個小孩，走到我的面前了。

「同志，教我們課吧！」

「就要上課嗎？」

「唔，剛吃了晚飯，就快了。」

.....

街上吹着尖銳的哨子聲，有一小孩的尖利的聲音，在催促着人們上冬學了。

二

點上了燈，房子裏，就亮了起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大黑板，黑板上寫的歪歪斜斜的字……

「雙十綱領第三條：保證部隊經常滿員……瓦解敵偽軍……」，地上，鋪着粗而寬的木板，木板的最後頭，有一架石磨。

「這是磨房吧？」

我同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開着玩笑。

「不……是冬學。」

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子，用力的搖着頭，好像同我聲辯一樣。我笑着，接過她手裏的「民衆識字課本」第一冊，這課本是用報紙油印的，很素雅，整潔。

「你會唸嗎？」

我打開第一課，問她。她搖着頭，笑了，把頭低到課本上，大聲的唸着：

「中國人

愛中國」

「中國人，愛中國！」這聲音在我的心靈裏，激起無限的威力。我細心的翻看着課本，差不多每一課，都貫穿着——關於群眾自己組織的常識（工會、農會、婦會……）以及關於群眾自己的生活：站崗、放哨、生產、交公糧……等的明澈論說，——這些內容，都同群眾生活緊密的聯繫着，融洽着，老百姓喜歡讀它，無怪乎老百姓喜歡讀它！

不知什末時候，房子裏，已經擠滿了人，都在同一的語調下，誦讀着：

中國人

愛中國

中國人

愛中國

三

課堂裏，秩序是驚人的好，座位，都按着「組織」分開：青抗先在最前排，接着依次有兒童團、青婦隊、壯婦隊，最後是年紀大的男人們。

一個中年的男子，同我攀談着。他說：「上冬學可好啦……唉！要是年輕一點，那就更好了！……」他好像還有很多話要說似的，聽見「小先生」在喊着：「注意！」便很規矩的，退到後排去了。

一陣靜寂。

「誰還在說話？」

「小先生」眼光注視着後排。

一個小女孩的聲音，輕輕的答道：

「二伯！」

「不要說話了，現在點名。」

於是，屋子裏寂然無聲。

有些人總以為：民衆教育或者是可以「隨便一點」，或者是同群眾大會一樣，大家集會攏來，講解一些問題，教些字就完了，而沒有想到會有這樣「正規化」的高度。

在這冬學裏，一切的事情，都由民衆自己來主持。村冬學運動委員會的負責同志，都是本村的老鄉。這冬學裏的「小先生」，只有十五歲，白天，他在張家莊的小學校三年級裏讀書，晚上，他一人就擔任了政治、識字、唱歌三門的功課。

五

首先，他們學唱着「擁護雙十綱領」的歌。……

一陣鼓掌聲，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小先生」要我講一講「政治問題」。我還來不及講話，一聲「起立！」全場的人都站起來了，後排有幾個抱孩子的中年婦女，也艱難地站起來，幾乎使我侷促不安。

「同志們，今天……我們歡迎……這位八路軍同志來上政治課……」

「小先生」介紹了我，我剛一開口，聲音又被鼓掌聲湮沒了。……

「同志們！」我說，「雙十綱領是誰提出來的？」

「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提出來的！」

回答的聲音，很宏大，像一股大浪潮。

「目前時局的危機是什麼？」

「是……親日派投降派……」

「……挑撥內戰……」

「……直接對日投降！」

聲音很雜亂，前排的口齒伶俐的兒童答完後，後排的婦女還在唸着什麼似的。

我談到了關於這次邊區反「掃蕩」中，我親眼看見的種種事實，談到爲什末要實行「堅壁清野」，爲什末要參加子弟兵？談到最近區裏就要進行冬學的大測驗，希望大家努力……。

「歡迎同志明天再來！」最後，他們這樣要求着。是的，在邊區，黨政軍民，已經團結得鐵般堅固，我們到那裏，都會幫助老百姓識字，和老百姓一起進步的。當我興奮地，踏出冬學的大門時，背後彷彿又在大聲的唸着：「中國人，愛中國！」這聲音，越覺得它意味的深長了！

（一九四三年冬記於阜平）

反「掃蕩」斷片

一 嘴角的血絲

南刁窩村糧秣委員張俊林同志，聽說部隊要糧食，就趕快回到村裏。

他正在掘地窖弄糧食，山頭的「哨樹」倒了，這是敵人出動的信號，村裏人都往溝裏跑，他連忙把洞蓋好，也退出村子來。

停了半晌，沒有什末動靜，聽不見槍聲，也看不見敵人。他想隊伍等着米下鍋，還是抓住空隙，把米弄出來。

剛把洞蓋揭開，山頭的槍聲響了。

他蹲在一棵榆樹背後，望着前面山頭上。手裏捏着夾衣的衣袋，袋裏裝着糧票，公糧賬。

背後有了脚步声，回頭一看，十幾把雪亮的刺刀，向他追來。他把夾衣猛地往樹梢一拋，撒腿就跑。

「不要跑！不要跑！」

「追！捉活的！」

張俊林跳過田壟，穿過菜地，鑽進棗林。

背後的敵人死追着。

跑是跑不了，捉去也活不了。張俊林想到自己當了幾年的幹部，做了許多抗日工作，要是死得不光榮，連自己也對不住。就一直向村南跑去，跳到水井裏了。

井口圍着十幾個氣喘吁吁的敵人，望着井裏亂喊着：

「出來！出來不殺你！」

井水不很深，露出張俊林的半個腰，敵人就用繩子，套着活結，拋到井裏去，搬弄了半天，把他的腰套住了。

井旁有一架石磨，日本「太君」坐在磨上，手裏拿着糞叉子，照着井裏撈出來的張俊林的頭壳，猛然一擊：

「說，你是八路的幹活？」

「不是！是老百姓！」

「老百姓？爲什麼跳井！」

「你們殺人，我嫌怕！」

「不是的，你一定共產黨！」

井旁架起了柴火，日本兵用水壺燒着開水，烟汽直冒着。

糞叉，槍把，皮靴……一切棍棒都向張俊林的頭上，肩上鞭打着。把他按倒在地上，兩隻皮鞋踩着他的胳膊，兩隻皮鞋踏着肚子，糞叉子撬開他的嘴。

「你是不是幹部？八路軍，公糧，都在哪裏？」

「他媽的，不說！凉水喝不飽，還想喝開水了！」

滾燙的開水從他被撬開的牙縫裏灌下去，嘴唇、舌頭、焦赤了，下頰、脖子，全部臃腫起來。張俊林在日本兵的踐踏下死去，什麼痛苦也不知道。當他再睜開眼的時候，才發覺全身都是血赤的傷痕，眼睛裏凝結了眼淚。

「快說，公鞋、公糧、槍枝，在哪裏？」

「王八蛋！裝蒜！這裏有兵工廠，這裏有地雷，鞋，槍！」

「我不知道！我不是這村裏的。」

「你是哪裏人？」

「西莊！」

「來，你過來！」日本兵在被抓的老鄉裏叫出一個青年來，問着說：

「他不是西莊的？」

這青年曉得他就是這村裏的糧秣委員，但是却機警地答道：

「是！」

敵人沒有辦法，把他綁起來，爬上南刁窩的大山梁，解到西莊去。

張俊林的爹，天天想着張俊林。遇見人就打聽，都說被日本鬼子扣着不肯放。第七天晚上，半夜裏了，突然有人到張俊林爹住的土洞前低聲叫門。年老的張俊林的爹，嚇壞了，以爲是日本鬼子把他包圍，可是靜耳一聽，是兒子的聲音。連忙開門一看：啊！一個頭大如斗的人撲到他身旁。這就是張俊林，他的頭被開水燙得浮腫着，嘴都張不開，剛從敵人的哨兵的槍尖下逃出來，爹看見親生的兒子受了這樣大的罪，眼淚直淌，張俊林却安慰着說：

「爹，別難過，反正我已回來了，有這身子，就有報仇的機會！」

話剛說完，張俊林的爹眼睛一花，乾咳着，再睜眼看時，頭大如斗的兒子已不見了。

天亮的時候，張俊林才回來。手裏拿着一條夾衣，一疊糧票和一本公糧賬，這是他那天把夾衣拋到榆樹梢去，現在取回來的。張俊林的焦爛的嘴角笑開了，流着一股硃紅的血絲。

（十一月記於阜平城南莊）

二 宋天德

反「掃蕩」戰爭的烈火，燃燒到胭脂河南岸的大山谷裏的時候，臥蠶頂，鷹嘴石，那些被雲霧籠罩着的高峯上，每天都有槍聲，都有無數的人的黑點在移動。

年青的游擊組員宋天德，在敵人的包圍圈裏打游擊，經過許多次的危險之後，被敵人圍住了。

在一個高聳雲霄的山頂上，有兩個日本兵發現了他：「出來，出來！」宋天德就撥開濃密的荊叢，瞪着黑溜溜的小眼睛毫不猶豫的站起來。

「幹什麼的？」

「放牛的！」

「牛呢？」

「你們趕走了！」

宋天德圓圓的臉孔突然映出紅光，天真地呆望着那個矮個子日本兵的腰刀，他惇撲得可愛。日本

兵得意地一笑，又立刻露出了怒容。

「走走，帶路的！」

「上哪裏？」

宋天德嘴裏爽利的答着，心裏却萬分着急。給鬼子帶路是漢奸做的事，他是村青救會的幹部，又是村游擊組員，決不肯違背「爭取反「掃蕩」勝利誓約。」

鬼子要到石梯村，宋天德用手指着路，自己在背後跟着，走到一個高坡上，再往下走就是段懸崖。「從這裏下去，慢慢的爬下去。」

矮個子日本兵面上露着爲難的顏色，但是這崖下就是他要去的那個村子，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第一個倒爬着這個崖，一手扶槍，一手扒石縫裏的小草，要是一溜倒，跌下崖去，就會摔成肉餅了。

宋天德想到逃跑的機會到了，用腳向日本兵頭上戴的銅盔猛力一踩，撒腿就向斜坡裏跑。另一個高個子的日本兵正在高坡上瞭望着，聽見一聲「哎喲」，又是一連串銅盔，步槍，水壺撞擊着石崖的聲音，趕快追下來，打槍，在黑石縫裏，荊叢裏，到處找尋着，都找不到宋天德。

夜裏，冷靜的月光照着山谷，山嶺上，山凹裏，溝底的村裏，都紮滿了敵人的哨棚，敵人的哨兵在山頭上燒着紅紅的野火，火光連成一隻有毒的臂膀，把這一帶二百多個老鄉，全包圍在大山谷裏了。

只有村游擊組，轉出了敵人的包圍圈，在格拉溝集合着。大家都在議論轉移老鄉的辦法，宋天德也在發表他的意見！

「走吧！他們都在石梯溝裏，我們今晚就把他們領出來，不然明天鬼子再一搜山，就免不了要受

損失！」

所有的游擊組員們，都穿過敵人的崗哨，回到自己的村裏，找尋着鄉親們，找尋着散落在山坡的牛、羊、豬、衣服、被子。人們都鑽進山洞了。在這巨大的山的懷抱裏，看不見一個人影，又不能吆喝，游擊組能用長長的木棍子，在每個石縫裏通着，棍尖碰着棉軟的東西，就爬進去，低聲地說：「快出來跟我們走吧！大娘，我們是游擊組……」

在敵人的哨旁通過，怕敵人發覺，他們都把鞋子脫了，光着腳掌，從粗礪的崖石上靜悄悄的走過。月光照着這山凹裏有無數的人的黑點在移動，在人群的後面，還跟着成群的牛、羊、驢子……。人們一想起這殘酷的戰爭的日子，都永遠不忘的懷念着他們的游擊組的！

（十一月記於阜平廣安）

三 慰問

大清早，縣政府就派人來慰問劉萬興的兩個兒子——祿得和青兒。祿得十一歲，臉上塗着黑泥疤，撇着嘴，在灶火前燒火，青兒才五歲，從小土洞裏鑽出來，光着小屁股，蹦蹦跳着，要哥哥替他找尋他的破褲子。

村長，抗聯會主任，縣裏的年青的女同志，都站在祿得的眼前，祿得心裏直跳着，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扭轉頭，不敢望他們。

年青的女同志開始說話了：

「小孩，你的爹死了，你知道他怎樣死的？」

祿得低了頭，想張嘴，却說不出話。

「小孩，你的爹是死在鬼子的刺刀下，你長大了，要替他報仇！鬼子把你爹捉了，要他帶路，他說怎也不肯。鬼子用槍把子打他的頭，把他帶到南灣。第二天，就叫他領道，領鬼子來搜我們這條溝，你爹走到溝口，再也不走了，坐在河灘上，指着鬼子罵道：「王八蛋，你們狗腿要怎樣走就怎樣走吧！反正我死也不肯出賣邊區，不肯得罪鄉親的！我活在刁窩口村裏，今兒就死在這河灘上吧！」」

祿得想起了去年死去的娘，想到了自己年老的爹，小眼睛就凝視着她的臉。她的聲音低了：

「鬼子用刺刀刺你爹的胸，刺倒了，他又站起來，罵着說：「殺吧！我死也不會給野獸帶路的。」鬼子又把刺刀亂刺着他的肚子，腸子都拉出來，血淋淋的，他還站立着。你爹五十多歲的老頭了，平常走路都彎着腰，現在爲什麼刺不倒呢？知道吧？因爲他想起溝裏還有你們兩個沒娘的小兄弟，想來照顧你們，可是鬼子又是一刺刀，把你爹的嘴巴穿透了，刺刀被你爹用牙齒咬着，不肯放呢！」

年幼的祿得抬起頭，兩顆豆子般大的淚珠從泥疤的臉上突然滾落，接着眼淚就泉水一樣湧出來，看見青兒也站在旁邊呆望，就生氣似的罵着說：

「死傢伙，還不給灶裏添一把柴！」

女同志伸手把他拉到懷裏，用衣袖給他擦着眼淚，安慰着說：

「別罵你的兄弟，他年紀小，不懂事，你要好好的教他，你應該學你的爹，在鬼子的刺刀下不屈服，在家裏就努力種地，多打糧食。軍隊老百姓都有飯吃，吃飽肚子好打可惡的鬼子。冬天要多上山割柴草，不然會挨凍！瞧，你就穿這件破單衣，冷吧？」

「不，不冷，就是青兒他不好好幹，盡想玩！」

「青兒，你過來，聽着嗎？你跟你哥哥要好好幫助你伯伯，你伯伯有乾的你們就吃乾的，有稀的就喝稀的。現在受點罪，以後政府還想法幫助你們，心裏別難過。」

祿得擦乾了眼淚，女同志就伸手到腰袋裏，拿出一疊邊票來，溫暖的邊票，交到祿得的手裏：

「小孩，這是咱們政府給你的撫卹金，你拿着，量點糧食吃，有困難時還可以找你們村裏的村長，抗聯會主任，幫助解決！你爹是邊區的模範公民，人們都記着你們的光榮的！」

祿得的心兒平靜了，在淚水裏，看見村長，抗聯會主任，還有村裏的許多老鄉，都親暱地圍着他們。

（十一月記於阜平西莊）

四 我死得明白

曲陽羅峪村的婦女部長兼村副治安員張曉生同志，平時全村大小對她印象就很好。她的爲人，和她的身體外表一樣，整齊簡潔，平易近人，而且又是那樣年青和美麗。

駐紮土嶺的敵人，一早清就突然把羅峪村包圍了，捉了許多幹部和老鄉，張曉生也在這群人裏頭。敵人把張曉生的衣服剝光了，把她的頭髮吊在門檻上，問她這群人裏頭，那個是村幹部，那個是游擊隊員，地雷和公糧都藏在那裏？她閉着眼睛，堅決的回答着「不知道」三個字。

敵人用剪刀挖掉她的乳頭，鮮紅的血漿流遍全身……

她的臉龐，脖子，胸脯，腿上全被刺刀刺傷了，敵人把她當成肉靶子，亂刺着，遍身都淋着血。

她死去了，被拖到河灘上。

旁邊站着的婦女們，都暗暗的低下頭，流着淚。

有些偽軍拖着沉重的腳跟，低聲談論着：「好骨頭！一定是共產黨！」

下午，敵人回土嶺去了，村幹部和游擊隊員得救了，他們從山溝裏回來，要來掩埋張曉生的屍體。可是遠遠地，就望見在那平濶乾淨的沙灘上，坐着一個血人，黑色的長髮披散着。

人們一想起平日整齊簡潔，工作積極的張曉生，再看看現在全身鮮血，死而復活的她，誰還禁得住不落淚呢！

游擊隊員們脫下衣服，要給她遮蓋她那裸露的身體，但是她拒絕了，她說：

「你們穿着吧！天氣冷了。我是不能活的，死了以後，沒有什麼難過，我只是掛記着你們，希望你們努力，給邊區人民報仇！」

「好好養着吧，養幾天就好了！」

「我不行啦！你們不用管我了，我死得明白：我是死在日本野狗們的手裏，我死得不含糊，我忠實對待抗日工作，忠實對待大家，忠實對待共產黨，我沒有向敵人告密一字……」

她說着話，胸脯前的刺刀孔，還冒着熱血的泡沫。

村幹部們用門板把她抬到村裏，抬到她的家裏，大家圍着她，悲憤地圍着她，忘記一切的圍着她，直到她嚙了最後的一口氣。

(十一月二十日曲陽)

五 夜，在曲陽

夜，在曲陽，月光分外皎潔，村落裏的門窗，街道，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部隊把河東砲樓包圍起來，五連長站在土堰旁喊道：

「喂，弟兄們！請出來答話。」

砲樓裏沒有動靜，喊了好幾遍，砲樓裏就有一個粗暴的聲音低低地罵着：

「操你奶奶！」

我們開了槍，還打了一小砲。五連長繼續喊話：

「我們今夜在你們這裏過路，聽說你們在這一帶爲非作惡。害老百姓不淺，特來教育你們一下，怎麼就出口傷人？你們要是不改過，我們老實不客氣，把地雷埋到你們門前，誰給敵人辦事，地雷就炸誰，以後小心點！」

寂靜，砲樓裏開始了騷亂。區裏老曹就站在一旁，大聲地問道：

「聽見了沒有？」

「聽見啦！」

砲樓裏答話了。

「聽見了以後就要改過！」老曹接着說：「今晚上，我們借你們砲樓旁當刑場，槍斃一個漢奸。他叫孟慶祥，鄭家莊的。他給鬼子帶路搜山，刺探八路軍的軍情，還多方敲詐老百姓錢財，罪大惡極，抗日政府今日把他捉住，在群眾的一致要求下，押到你們這裏執法。明天你們下來看看他的屍首吧！你們也要老實點，給自己留條後路！」

緊張的空氣，突然籠罩了四野，人們都豎起耳朵，聽那聲清脆的槍聲。

砲樓裏的僞軍又問話了：

「你們帶着機關槍沒有？」

「帶着啦？」連長答

機關槍手老周驕傲地射出一梭子彈，那勻整嘹亮的機槍聲，擊動了僞軍們的心，漢奸孟慶祥也就倒斃在砲樓下了。

砲樓上的日本教官松浦，把這些話都聽在耳朵裏，看着僞軍們惶惑不安的臉孔，心裏老不高興，第二天清早，帶着六個僞軍，三個馱子，要去鄭家莊找中隊長。走到喜峪村西，就發現路上埋了雷。僞軍們都不敢走，小教官擺出了架子：「我的，地砲的幹活！」他用手指着地雷，讓僞軍們站得遠遠，自己蹲下去，起雷呢。他正好蹲到另一個地雷上，轟的一聲，把小教官的上半截身子轟到楊樹梢一齊高，掉下來摔成肉餅了。

夜，在曲陽，月色分外皎潔。村落裏的門窗，街道，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各村的老百姓：大人，小孩，都坐滿了一屋頂，八路軍教育砲樓的每句話，他們都聽到心裏。八路軍教僞軍不許打老百姓，不許抓伕，不許要小錢，教他們應該留條後路，迅速回頭抗日。一個講了一段，一個就問「聽見了沒有？」僞軍們戰戰兢兢的聽着。有些砲樓僞軍還預先搜集老百姓意見，以便八路軍質問時答覆。北孝墓的僞警察陶某，平日最兇惡，在這次八路軍的圍樓喊話時，嚇得直抖擻，藏到砲樓的最下層去，裝病，叫別人代答話。後來他見人就說：「今天我可又活了，以後可不敢做壞事，儘做壞事，八路軍準要了我的命！」

（十一月十日記於曲陽齊村）

無住地帶

這裏是偽「滿洲國」熱河省的邊境，敵人用殘酷的燒殺所造成的「無住地帶」。

敵人實行着「集家併村」的政策，把沿長城線數十里的地區，大小村莊全都毀滅了，連搭在深山險谷裏的小草棚，也都被放火燒掉，田地都不許耕種，讓它荒蕪着。把人們——大人、小孩、婦女、鷄狗，都往平川的「人圈」裏趕去。村子燒剩的破土牆，也不讓它立着，把它推倒了。村裏的一切用具：鍋、盥、瓢、勺、炕蓆、掃帚，全都用大車載走，或者放一把火燒了。黑夜裏這大山谷裏吹出來的風，都帶着焦臭味……

我們的隊伍，就在這樣艱苦的地帶裏堅持着抗日戰爭。

敵人集中着很大的兵力，日以繼夜的追擊着我們，要把我們消滅。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的隊伍沒有吃到一粒米，沒有喝到一口熱的水。

我們被敵人包圍着，在一座大山上的樹林裏。

戰士們餓了，就在樹林裏找菓子。這時是夏天，李子還沒有成熟，只有小指頭那般大的青色的杏子，放在嘴裏一咬，連牙根都發酸。吃的多了，口裏就要不斷的吐酸水，而且嘴角都裂了。可是我們再找不到什麼別的東西可以充飢。戰士們只好都用袖筒子裏裝滿着杏子，當做食糧。從小指頭大吃到

核桃大，從生吃到熟。杏子熟爛了，不能吃肉，就搗杏仁吃。每個同志都胃痛，吐酸水，也沒有法不吃它。環境好一點，弄到一點小米，也不能到山下取水做飯，只能在早晨打一點樹葉上的露水，在小飯盒裏煮，盒子小，水少，不等煮熟水就乾了。結果生一半，熟一半，戰士們也狼吞虎嚥地吃了。

到了冬天，有了糧食了，上山打游擊時，每人都能帶上乾飯團，但是山高水冷，飯都凍了，成了冰團，餓了想吃，就拿出來吹去上面的塵土，咬了咬，格達格達，咬不動，光傷牙齒。不想吃了，又把牠裝到袋裏。

在最飢餓的時候，團長騎的一匹每天能走七百里的駿馬，也讓戰士們拉去殺了。

在敵人的包圍圈裏，我們的隊伍天天都行軍，二十里，三十里的流動着。到一個地方，不管怎樣疲勞，都得拿上鐮刀斧頭，上山砍伐樹枝蒿草，搭蓋草棚，不搭蓋就沒有地方住。下雨天，草棚頂上漏，下頭是地上流水，戰士們就在這上下都是水的中間鋪上一層茅草睡着。冬天，樹木都落葉了，野草都枯萎了，土地都封凍了，下着大雪，敵人還在追擊着我們。我們不能找到隱蔽的溫暖的地方，就在大山腰裏，每人掃一個雪坑，蹲在坑裏。大雪飄着，把戰士的身體都覆蓋上雪花，戰士們都成了雪人，塞外的淒冽的北風吹打着，樹木都凍得嘩嘩的響，我們的戰士動也不能動，腳凍痛得實在難以忍受，而且有些麻木了，就只有用手掌心的一絲暖氣，去暖一暖那冰凍得發痛腳趾。

這種苦難的戰爭生活，大家共同在一起忍受着。我們平時說話很少，隊伍整天不息的流動着。巨大的，代表了整個隊伍心裏要求解決的問題是：

「我們這個霉的日子要到那一天才完呢？」

但是團長說的話，大家都記着的：「爲了反抗日寇的侵略！爲了我們自身的解放，我們應該有勇

氣來忍受這一切！我們不能放下武器！現在……咬緊牙關，渡過這黑暗時期，勝利一定要到來的！」戰士們就看團長，以及其他幹部們的行動，團長和其他幹部們都吃下這苦，我們也能吃下這苦。

在最寒冷的時候，有一個通訊員，把老鄉放在半山坡裏的破草欄的木頭柵欄，弄到連隊裏烤火燒了。團長發覺了，就把全連集合起來，團長嚴正的告訴大家：「我們是人民的軍隊，吃苦耐勞要站在人民的前頭，寧願受凍挨餓，也不能侵犯老鄉一針一線的利益！這是誰幹的事，應該受處分！」全連的戰士都低着頭，誰也不願說出那偷柵欄的通訊員的名字，而願全連受罰立正。因為這是全連同志這樣幹的。他們知道這是錯誤了，對團長的批評完全甘心情願的接受。

今夜，我們的隊伍宿營在石片坡，戰士們都舒舒服服的躺在這大山谷的小草棚裏睡着，蒿草發着溫暖的熱氣。

半夜裏，團長帶着兩個排，出發到金牛嶺去打伏擊。

留在石片坡的一個連，還有地方幹部勤雜人員幾十人，都交給營特派員葛華同志負責帶領。

葛華同志安頓着團長他們出發以後，就再沒有睡着覺。在蒿草鋪的地上翻覆着，身上發癢，嘴唇乾渴，躺了一會，就又爬起來，到伙房裏去看炊事員們做飯。

大山谷裏今夜特別黝黑，站在小草棚的旁邊，都看不清小草棚的輪廓。葛華同志摸索着，找到楊新同志睡的地方，用盒子槍的槍把子敲着小草棚的棚架，低聲的喊着：

「老楊，老楊！……飯好啦，早點開飯吧。團長走時，叫咱們一早就轉移。」

「有了情況嗎？」縣長楊新同志已經從蒿草堆上坐起來，敲打着火石，點紅了煙袋。

「沒有，團長說，這裏目標大，一百多號人，住了五六天，敵人一定發覺，轉移一下好。」

楊新同志敲掉了銅煙袋頭裏的煙灰，扣緊軍裝衣扣，從草棚裏探出身來，隨後和楊新同志睡在一起的衛生隊長，供給處長都醒了。楊新同志抬頭望一望夜空，問葛華同志說：

『轉移到哪裏？』

『到東坡。』

『很近，才十里地，何必這樣早就開飯。天氣還早呢！遲一會兒開飯吧！太早了，都吃不下。等會白天有戰事，戰士們又得喊肚子餓了。』

草棚裏幾個人也喃喃着：

『沒有情況遲會開飯吧，天黑漆漆的，早着呢！』

小草棚裏的麻油燈光滅了，在大石隙裏臨時架起的軍用灶裏的火也滅了，大山谷黑洞洞的。

黎明前，小草棚上凝凍上了一層稀薄的銀霜。……

葛華同志老就心着要發生什麼事變似的，躺在蒿草上怎麼也睡不着。以前他也帶過許多隊伍，作過許多次的戰，但都沒有像今天晚上這樣就心：『的確，應該迅速轉移了，隊伍在一個地方住上五六天，還不移動，真是頭一次，笑話！真是缺乏敵情觀念！』葛華同志這樣思索着，就疲憊地合上眼睡着了。

黎明了，大山谷裏瀰漫着乳白色的濃霧。

突然，從金牛嶺方面，傳來了隱約的機槍聲。

葛華同志第一個出了小草棚，側耳仔細聽這嗒嗒的機槍聲。不像是在金牛嶺發出來，而像是在去金牛嶺的半道上發出來的，他心裏懷疑起來，準是團長帶的隊伍，在半道上和敵人遭遇了。他命令第

一班，迅速上北梁上警戒，就吹哨子叫炊事員馬上開飯。草棚強烈的搖幌着，人們在忙碌着。

早晨的霧很大，三步左右就看不見人，人們像站在雲彩裏。第一班的警戒才爬上一個斜坡，山上的軍事哨就打出了一個手榴彈告急。葛華同志又派了一個班，叫他們趕快上山。他正在集合隊伍準備轉移，山梁上的機槍聲響了，敵人把我們上去的兩個班都打垮下來，而且用猛烈的機槍火力，向我們集合好的大隊掃射。葛華同志帶領着隊伍，讓一個排在後面作掩護，向東坡轉移。隊伍沿山絃徐徐的向東移動。穿進一片樹林，前面的人喊着：『前面有敵人了！怎末辦？』隊伍正要向南穿溝下去，溝口也響了槍聲。部隊開始混亂，勤務人員向四處亂跑，葛華同志站在斜坡上叫大家不要亂跑。

『有槍的集合！有槍的集合！』

葛華同志盡量使自己頭腦冷靜，他要把所有有槍的人都集合起來，『集中火力，打擊一路』，選擇一條路猛衝出去。

『我帶頭，有我活也有你們，你們跟我衝，把不重要的東西全埋掉！』

隊伍又慢慢的連結起來，在樹林裏穿行着，槍聲叫罵着，因為濃霧還沒有散開，敵人並沒有十分清楚的目標可以射擊。我們的隊伍迅速的向東轉移着。四月的天氣，大家都穿着棉襖，跑了一陣，腿都出了汗，把棉褲貼在腿上，礙手礙脚的。我們正走着，山坡上又有人喊着：『在樹林裏，在樹林裏！』四週的機槍聲又開始叫罵，子彈穿過樹林，樹葉卜卜的響。

我們擔任掩護的一個排，就在樹林旁向我們最近的一處山頭上回擊。

但是我們的子彈很缺，不能够放膽的大量的射擊。一顆山砲彈落在樹林裏，爆炸開來，樹楂子飛到半空，有幾個戰士負傷了。

葛華同志和一個排在一起，向敵人抵抗，掩護着大隊退却。

大隊退出了樹林，就是一段懸崖，有兩丈來高。電台的搯夫滿臉大汗珠，張着嘴巴喘息着，他不加思索的就解下了搯帶，把電台機子順着懸崖一溜，自己也跳下了懸崖，後隨的勤雜人員，也都隨着跳下崖去。

供給處長年紀大了，眼角堆疊着皺紋，下巴下颯垂着鬍子。他站在崖頂，躊躇地望着崖下的深溝。他參加革命很早，是吉林寧古塔人，在東北參加了義勇軍，後來到綏遠壑區去，管財政，經濟手續一清如水。站在他身旁的短胖的衛生隊長，年紀也大了，近視眼，夜裏行軍都得有人扶着，過去在東北軍裏當醫長，度量寬大，從來沒有發愁過，傷兵們最喜愛他，因為他會講故事，會唱，會學狗咬和貓叫，會說笑。現在他們兩人都很疲累，坐在一塊大石頭的背后，手裏都握着盒子槍。

衛生隊長今日臉上有着憂愁。他對供給處長說：「今日敵人來包圍，一定人數不少。我為革命服務了十餘年，現在年紀也老了，我倒不可惜性命的犧牲，只可惜活着時進步太慢——我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

供給處長坐在地上出神，聽見衛生隊長說這些話，就映映他那被風一吹就掉淚的眼睛，安慰着說：

「我們一定會找到一條路衝出去的！你要是腿酸，我扶着你走！」

楊新同志的臉孔發青，拿着一桿三八式的步槍，伏在一個土坑裏向山坡上射擊。他的臉額上有一道傷痕，那是敵人的流彈打傷的。他望着那被太陽驅散着的濃霧，對着葛華同志說：

「堅決的幹吧，子彈打完了，我們再跳下這段懸崖！」

一會兒，濃霧消散了，我們這片樹林，完全暴露在敵人的砲火下。四面的敵人都向我們猛攻，排裏許多戰士都跑到葛華同志的面前：

「特派員！我的子彈打完了。」

「上上刺刀！」

葛華同志憤然的站起來，向機槍陣地走去：

「向北面衝下來的敵人猛烈射擊！」

機槍風一樣的呼嘯着，衝下的敵人都倒栽着滾下來，西面斜坡裏的敵人，已經進了這片樹林，南面的也上來了。衛生隊長和供給處長兩人背靠着背，握着盒子槍向衝來的敵人射擊，一顆小砲彈飛過來，落在大石上，一陣碎石和烟霧，把這兩位任勞任怨的老人炸死了。敵人已經三面衝進了樹林裏，樹林裏已經成了白刃混戰的場面。一個戰士的槍沒有子彈，就拋了槍空手向敵人撲去，抱着敵兵，一同滾到懸崖下去。機槍射手的兩腿受傷，被敵人捉住，楊新同志也被敵人捉住了。

戰鬥結束了。在樹林裏，躺着我們許多陣亡的戰士和敵兵的屍首。楊新同志被敵人綁着，押下山溝。他一路走一路在探尋着葛華同志。他心裏非常難受：爲什麼今早不早些轉移？他腦子飛輪一樣地旋轉着。他知道現在自己只有一死！但是自己犧牲了，沒有什麼難過的，只是我們的隊伍從此垮台了，長城的人民，將依靠誰來保護呢？敵人的隊伍陸續的在樹林裏匯齊了，也都順溝下去，搜索這段懸崖底下所有跳崖的人。但是一個也找不到，只有那個抱着敵人跳崖的戰士，兩手還抱着那個摔死的敵兵在石塊旁躺着，瞪着兩隻充滿血絲的眼睛。

晚上，在這「無住地帶」裏，老鄉們都忙碌地救護着我們白天作戰受傷的戰士。

在半山腰一道大石縫裏，燃着一盞豆般大的蕪油燈。一個滿身穿着破爛衣服的老漢，在石縫前的一片小平地上燒水。葛華同志就躺在這大石縫裏。葛華同志跳崖時摔傷了腿，被這裏老鄉救回來的，他不想喝水也不想吃飯。他身體發燒，反覆地問這老漢說：「是不是你親眼看見的。沒有錯吧？」

「沒有錯，縣長我還不認得嗎？送冬衣，發救濟糧，開會，那回沒有他。他額上一道傷痕，矮個子，大名叫楊新同志，是不是？他也給敵人捉住了，弄到我們村子前面，把他的頭齊脖子根砍了，屍體放在大石板上，腦袋給提着走了！他媽的，鬼子就不是人，簡直是禽獸！」

葛華同志只低聲的嘆息一下，沒有說什麼話，老漢却憤恨的罵了幾句。

小鍋裏吱吱的叫着，小柴枝的火苗冒到鍋的四週。老漢像回憶起什麼似的也嘆了一口氣，對着躺在石縫裏的葛華同志說：「特派員，縣長死的真可惜，我到山裏給縣長送山藥，他還替我搭馱，替我倒山藥，還叫我到炕上坐，給我倒茶，端水，我這樣大的年紀，就沒有見過這樣好的縣長。」

「敵人要殺他，他沒有說什麼話嗎？」

「沒有。跟他一起的一個戰士却說了話。那個戰士兩腿受傷，坐在地上，敵人把機槍架着，對着他說：「你們都是堅決抗日的八路軍，除了死，你們是不會投降的。現在就要打死你。你把被子蒙起頭來，免得害怕。」這個戰士，嘿，他站了起來，指着那機槍說：「我用這傢伙消滅了許許多多的禽獸，我是八路軍的機槍射手，我不害怕它。我們八路軍戰士，只有大大方方的死在槍彈下，決不會動搖變節的！你們打吧！我就站在這裏……」聽說這個戰士是個很好的機槍射手，姓什麼，我忘了。我心裏很難受，八路軍的同志，就是這樣好，又偏偏死在鬼子手裏！」

老漢聲音有些抖顫，停了一會，他又說下去：「自從來了八路軍，鬼子就零丟了，今天丟幾個，

明天丟幾個，鬼子，越鬧越少，慢慢就會把鬼子打出去。我的兒子今年開頭幹這個（當八路），我不願意，整天找他，還想打斷他的腿呢！哼！現在，我明白了，當八路軍的全是好小子！我看破這世界了！」

葛華同志兩眼含着淚珠，鐵石的心腸都碎裂了。老漢給他端進熱騰騰的米湯，他怎麼也喝不下。葛華同志參加革命隊伍十三年來，這是第一次的落淚。他心裏越想越難過。我們的隊伍從小小的游擊隊慢慢的拉長成主力兵團，根據地也由飄浮無定而慢慢的紮下根。我們用多少同志犧牲的代價，建立起這塊「豐灤密」根據地（豐潤、灤縣、密雲的聯合地帶）。使我們冀東解放區和平北解放區連繫起來，使我們向東北挺進有着穩固的前進陣地。現在呢？我們受了重大的損失！

十三年來，葛華同志親身經歷過許多大大小小苦難的世事，都沒有這樣難過。在隨着工農紅軍從湖南出發長征的日子裏，他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子，紅軍裏嫌他年紀小，不要他，他又不能回家，因為國民黨正在蘇區殘殺着人民，他就在隊伍的後頭悄悄的跟着。沒有鞋，他一路揀碎布，到一地方休息，他就到小河裏沖洗，晒乾，捆成小網措着走。到一地方休息，就自己打草鞋，穿着它又跟着前進。他隨着紅軍過了七十多道大河，冬天河水冰凍了，他的腳都凍黑了，生了許多小瘡，走不了路，別的紅軍戰士，架着他的手臂走。餓了，見東西拿起就吃，困了，見地方就躺，有時就睡在泥糞堆裏。過草地的時候，都要按路標走，一走錯就要陷到大泥坑裏去。只露一個腦袋，誰也不能去救，張嘴喘氣一會，就會死去。半夜裏常有幾個人靠着樹燒火烤手，這是病號，第二天這地方也有人死去。過秦嶺的時候，每個人都得帶一把草，嶺很高，上了嶺，下大雪，找不到住家，就在雪地裏睡，第二天被子都被雪封凍了，誰都起不來，用鎬把雪刨開，人們才能起來……。

所有這一切自己的苦難，自己都可以忍受，但是革命的損失，他感到莫大的痛苦。在這石縫裏他整夜沒有睡，他盼望天趕快天亮，他盼望着老漢的話最好不是事實，在石縫口剛露出一點灰白的光亮的時候，他就把老漢叫醒，領他去找縣長楊新同志等人的屍首。一夜的時光，他顯得更加削瘦與孱弱了。臉孔發青，眼角凝着黃色的眼屎。他們到了村裏，看見楊新同志的屍體還放在石板上，就叫老鄉把這屍體埋了，又沿着山溝走，一路上盡是被撕破的衣服，砸碎的槍枝零件，還有一些撕成碎片的日記本。在一個大石板底下，摔死了十多個戰士，旁邊還有一堆子彈，有幾個戰士正在那裏埋入。葛華同志要去看看，老漢說不要看了，就領葛華同志到一個破毀了的小莊上。

休息了一會，就到近村的一片樹林裏去找團長，團長帶着一個排，在半路上和敵人遭遇以後，就轉移到這裏。

葛華同志走到樹林裏，見到團長和所有的戰士，就眼淚滾滾的滴下來，他難過地說：

「縣長，供給處長，衛生隊長，幹部，戰士，都大部犧牲了；我沒有盡到責任！我實在太麻痺，太大意，沒有照你的話迅速轉移，我願意受任何處罰，那怕撤職槍斃我都可以！」

「同志，你太激動了！」魁梧的濃眉大眼的團長立起來，嘴唇抖顫着，面部在痛苦的抽搐，他咬了咬牙，望着葛華同志的眼睛：「同志，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失敗，用不着難過，用不着灰心。我們大風大浪不知渡過了多少次，我們打過不少勝仗，消滅過不少敵人！這次損失是個意外，是個大意，不是真正堅持不了這個抗日根據地！這個大意的過錯，責任應該由我來負，我不該讓隊伍在這裏住得這樣久！」

葛華同志坐在大石上低頭沉思，想張嘴說話，又不知要說什麼，他的腦子裏許多問題在飛轉着。

團長派了一個偵探員下山去偵探山下敵人的動靜，以後，就自言自語似的說：「我還有信心在這裏堅持下去！敵人要把這個地方造成「無住地帶」，我們就不能讓他！多少艱苦我們沒有受過，這小小挫折，嚇不倒我們！」

有幾個戰士揹着槍，走進了樹林，他們把犧牲的同志都埋好了，在衛生隊長和供給處長的墳堆上，還特地立着沒有字的碑石，作為臨時的標誌。

團長把大隊集合起來，向大家講了講話，鼓勵大家。團長說：「今晚上我們就宿在這片樹林裏，看天氣就要下雨，大家找一些石縫躲一躲，明天我們再搭草舖。」戰士們都餓着肚子，爬進那陰冷的石縫裏，石縫都佔滿了，還不够住，有些戰士就躺在樹蔭下。

團長每到緊急困難的時候，就更加愛護戰士，態度特別和氣。許多勞作，都是他自己幹的。而戰士們每當遇到挫折的時候，就更加感到親密，對於團長，那是只要團長叫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們都懂得怎樣來分擔彼此心情的擔負。團長自己在樹林裏找到了一大堆乾枯的松枝，點着熊熊的篝火，借着火光，他開始寫信。他把寫好了的信交給葛華同志，聲音低沉而嚴肅地對葛華同志說：

「我的頭有些暈，自己寫了什麼，都不知道。這是給平北分區司令部的報告書，報告這次事變的經過，你給唸唸，看有沒有寫錯字或不成句的地方。」

葛華同志接過信，在火光的照耀下，讀完了它，在火光照耀下，他讀着這封信，手都抖顫着。他覺得團長自我責備非常嚴格，而沒提到一句責備別人的話。葛華同志摺好了信，裝到信封裏，交給團長說：

「團長，這次事變受損失的責任，應由我來負，是我粗心大意。我願意今後拿更大的努力，來換

回這次損失的代價，你相信我：我會在這裏堅持到底的！」

東南角的山後濃雲密霧風湧着，夾谷非常陰暗。雨點開始下得濃密，樹林裏雨點滴嗒着。戰士們來找團長和葛華同志說：「下了雨了，你們到石縫躲躲雨吧！」團長說：「你們都躲下嗎？你們先躲好，別挨雨淋着，我們就在這塊石頭上睡吧！」

四野的雨聲漸漸大起來，天也更加陰暗下來，樹林裏遍地都是雨水，衣服鞋子全濕了，團長和葛華同志躺在一塊大石板上，頭上合蓋着一塊唯一禦雨的油布，全身就讓大雨淋着。在「無住地帶」裏，我們的隊伍就這樣頑強地和敵人搏鬥着……。

（一九四四年四月，晉察冀邊區）

邊界上

時候已經到了冬天了。邊界上，夜裏格外幽黑與寒冷。「野火」也特別多，一團滅了，一團又燒起。西北風吹擊着溝旁歪斜的電桿，發出長長的震顫的哨音。

在一個「愛護村」的砲樓旁，熊熊的篝火在火坑裏燃燒着。一陣風掃過，火熄了，接着就更熾旺的噴冒着火焰。

火坑前跪着十二個人，十二個破凌辱的苦難的人民，十二個英勇的反抗者。有男的，有女的，身上的衣服都被剝光了，他們正臨着苦刑。

「說，你們誰給八路的幹活！」日本小隊長叫嚷着。

「說啊——王八蛋！」翻譯官助威似地罵着。

「……………」

十二人當中，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鎖子，被推倒了，背上塗滿了豬欄裏挖來的污泥，冰冷的棍子從他的倒背着的手臂間穿過，把他抬起來了。

「說不說？誰是給八路幹活的！」

「說了，你可以回去！」

「小家伙，不說就要烤火了！」

火焰照耀着孩子的眼睛，他望着跪在地上的十一個人。他認得那頭一個就是村游擊組長，那個頭髮散亂，臉孔發白的是區裏的一個婦女幹部。他的眼睛像電流一樣的向着跪着的人們的臉孔上望去，幾乎每個人他都認識，他只要把手一指，更大的屠殺的慘劇，就會開始的。

但是鎖子把眼睛閉起來，頭沉重地搖着。

「好——王八蛋，烤火吧！」

隨着這聲音的震擊，人們都緊張地望着孩子。

「你們燒死我吧！我就是給八路幹活的！」

孩子掙扎着，兩個鬼子把他抬上了火坑，火焰就像貪婪的毒蛇一樣，向這孩子的身體舐着。

「啊——不能，不能這樣！」

跪着的人們都憤怒的呼喊着。

「老鄉們，我們不能屈服，我們不能讓鬼子這樣糟蹋……」

陳雪的臉龐死白，長長的黑頭髮披散在肩上，她從人群中掙扎着站起來，向火坑旁的敵人撲去，敵人一脚把她踢倒了，她又站立起來，火焰照耀着她高舉着的手臂，正向敵人的臉上揮去！

一陣嘈雜的吵鬧聲，逆着風，聽不清楚。風過後，敵人就把陳雪網縛了，用槍托和皮靴敲打着她的脊梁，罵她「你的八路的幹活！」把她解到村裏。其餘呆跪着的人們都被敵人驅散了。

「你是八路的！」日本小隊長惡狠狠的指着陳雪說。

「不，是老百姓！」陳雪強硬的爭辯着。

「你的半夜的開路？」

「回娘家去！」

「你一定通匪！」

「沒有……」

三個鬼子兵向她撲來，用鞭子打她，用冷水潑她。

日本小隊長穿着破舊的黃呢大氅，兩隻手臂插在肥笨的腰間，噁哩咕嚕的嚷叫着。但是陳雪始終把面背着牠。

「轉過身去！」翻譯官在旁邊解釋着。

「不要臉的東西，我就是死了也不看他那狗臉！」

陳雪咬緊了牙齒。日本小隊長伸手摸着自己的下頰，凝望了她的背影一會，突然哈哈的癡笑起來，他馬上派了一個偽警備隊員，把陳雪押到離堡壘不遠的一家民房裏。

陳雪的心沉重地壓在胸間，腦海裏掀起了難堪的焦慮的波瀾，擺在她眼前的是冰冷的牆壁——她已經被監禁在這冰窖般的囚房裏。

當那照映在窗前的早晨的太陽光，逐漸地明亮起來的時候，她的心情就更加惡劣，更加痛苦了。陳雪是一個區的區婦救會主任。昨天晚上，她帶着區婦救的工作總結，會費（這些東西是不能不帶的），要趕到縣婦救去開會。快到這「愛護村」的時候，正遇着鬼子綁着一群人在拷打，她急忙躲閃，但已經被敵人發現了，追上了，捉住了。她已經來不及把文件燬掉，只好把那文件、會費等東西都拋在村外的路旁，當下沒有被敵人拿去，但是現在天已經大亮了，這些東西會不會落到敵人的手

裏呢？

要是落在敵人的手裏，那是危險的！

那總結中，有全區的婦救幹部的名單，有全區的工作報告，而她自己又是半夜裏被敵人俘虜了，縣裏是不知道這個消息的。現在她決不能向敵人承認自己是區婦救主任……但是她不能就這樣靜默下去，決不能靜默下去。

一個臉上塗着白粉的難看的女人，給她送早飯來了，直送到她的跟前。但是陳雪迎面把手一揮，連飯帶碗都叭噠地摔碎在地上。

她望着那個送飯的人說：

「告訴那狗蛋吧！要不放我回去，我什麼都不吃！」

看守她的那個僞軍，聽見屋裏有聲音，就持槍走進來。

「瘋婆子！」他輕蔑地罵着。但是兩顆眼珠却放射着懇求的光澤，好像說：「你千萬不要這樣做」。

陳雪不理睬他。

過了一會，翻譯官來了。

翻譯官臉色很憂鬱，看見陳雪躺在炕上，沒有驚動她，祇在小屋子裏來回的踱着。因為小隊長在三天內就要和陳雪結婚，翻譯官對這位將要成爲「太太」的女人，是處處都表示着敬畏的。

陳雪醒來了，翻譯官恭順地走到她的跟前：

「啊！姑娘，您別生氣……」

陳雪好像沒有聽見。

「您嫌那飯不好，我們還可以給你再做……」

「滾開吧！用不到來孝順我，孝順你那日本老爺吧！」

「唔……」

翻譯官臉色很憂鬱，望着這個倔強的姑娘，心裏很不安的呆立着。

「不放我回去，我就餓死在這裏！」

陳雪昂着頭，雪白的牙齒深深地咬着嘴唇。

「呵！這裏吃好穿好，小隊長又待見（喜歡）您，您何必……」

「何必！嘿！我不像你們這些黑了良心的人，我是中國人。我們中國人和鬼子是水和火，有冤仇，投降鬼子就得當奴隸！當牛馬！我是一個良家婦女，沒有見過世面，不像你們這些見過世面的人，臉皮厚，不害臊！」

翻譯官憂鬱的臉孔慢慢的湧上血絲，默默的聽着。嘴唇一動一動地像要說什麼話。

陳雪的眼睛直望着翻譯官，聲音放平了，她說道：

「你回去告訴那狗蛋吧！趕快放我回去吧！我是死也不吃狗飯的！」

「呵！唔唔……」翻譯官深長的吐了一口氣，出去了。

翻譯官是個東北人，是個中國人。

翻譯官的心境非常雜亂，他不斷的來看望陳雪，但是總是悶悶的離開這屋子。

翻譯官回到堡壘的第二層樓上，日本小隊長比以前待他客氣百倍了，笑着點頭招呼：

「花姑娘的，好的？」

翻譯官也勉強裝出笑臉：

「好的！好的！」

但他立刻覺得這回答太兀突了。他想把陳雪不願嫁他的話說出來，要是現在不說，將來一定要演出悲劇。但是現在要是說出來，那悲劇也只有更快的扮演而已。這有什麼法子呢？

電話機的鈴聲響了，他心裏一跳，就下了砲樓接電話：

「呵！你是老王嗎？……呵！」

翻譯官的聲音充滿了哀愁，不住的皺眉。那和他談話的是××「愛護村」堡壘上的翻譯官，約他去喝兩盅酒。

「呵，謝謝您的好意，我這裏有事！唔唔……不，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過……唔，改日再去吧！對不起，唔唔……」

翻譯官在砲樓上和小隊長勉強的談了幾句話，又到堡壘的上層觀望了一會。陳雪的問題使他極度不安，不住地搔頭，紙烟燒到嘴唇他都沒有發覺。終於，他想定了：「女人的心是軟的！我一定要用利害把她說轉回頭來！」他匆匆的走出了砲樓，向村子的大街上走去。

陳雪一個人坐在小屋裏，像坐在最冷的冰箱裏一樣。她思索着：怎樣來衝出這個「囚籠」呢？「家裏」同志們是不是知道我已被捕呢？他們會不會來救我？沒有來救我的時候，我怎麼來對付這敵人呢？

吵鬧聲。

顯然，敵人是不会便宜地放她回去的。陳雪明白這一點。她自己正在思索着，就聽見屋外有許多

「啊，這閨女多可憐呀！唉！」

「真是，怎麼儘管關着不放，也不讓我們進去看看！你們……」

許多老太婆的聲音在爭吵着。還有一些青年婦女的埋怨聲。這是村裏的老鄉要來看望陳雪了。

「不行！你們都滾開，皇軍知道了可不是玩的！」

「我們送點東西給她也不成嗎？」

「不要嚕嗦了！滾開吧！瞎婆子！」

聲音由雜亂而漸漸的平息，無聲了。

陳雪極力的想出去安慰親愛的老鄉們兩句，但是門是倒鎖着，窗子又那麼小，那麼高，她只好心裏默默地感激着這老鄉們的關心。同時，也就更堅決的下定了主意：沒有別的辦法，就只有和敵人拚死了！

天色已經大黑了。

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額角裹着頭巾，慢慢的走近了陳雪的囚房，被看門的偽警發覺了。

小孩踟躕了一下，偽軍就追上去，一把把他抓住。

孩子咽咽嗚嗚地哭起來。

「滾蛋，討厭鬼！」

偽軍推了他一下，他却停止了哭，低聲地說道：

「老總，讓我看看她吧！」

「看她幹什麼？不行，滾開！」

「老總！」孩子很親熱地招呼着僞軍，用手指着陳雪的囚房：「你讓我進去看她一下，她是我們村裏的好閨女，人挺好，我娘聽說他給日軍捉了，要我送幾縛掛麵給她吃，老總，她可是個好人！」

僞軍眯着眼睛。

「老總，我娘心裏可難受，要來瞧她又走不動，老總……」

僞軍低着頭，拖着兩腿在屋子外來回的巡邏着。街道是靜謐的，砲樓是靜謐的，大地也是格外的深邃與黑暗，除了夜鳥的叫聲，和那長年不息的滹沱河的水流聲以外，就是僞軍自己沉重的脚步聲了。

孩子到了陳雪的屋子裏。

陳雪頭髮仍舊披散着，坐在桌旁。望着燈光照耀着的這孩子的被燙傷了的臉孔，她好像見着他，但是却不住的搖着頭說：

「我不認識你，你出去吧！」

孩子焦急得臉孔都漲得火紅。

「我就是昨天晚上給鬼子放在火坑上燒的，不信你瞧我的身上。」

孩子要解開衣服。

「不用看，信是信，但是我是李三妮，不是什麼陳主任，你認錯了！」

陳雪懷疑着：這孩子爲什麼會進得來。

鎖子兩顆眼珠像電光般的注視着她：

「你不相信我嗎？你丟在村口的文件，還有十五塊邊幣，我都拾到了。」

「真的嗎？」

陳雪高興得站起來，鎖子也嫣然地笑了：

「怎麼不是真的，我把那些東西都送到區裏，她們很關心你，還給你寫了一封信，她們可掛記着你呢！」

鎖子知道面前站的是陳主任無疑了，於是就把掛麵解開，掏出一張很小的紙摺來。陳雪剛接過信，門就咿啞地開了。翻譯官慢步的走進來。

鎖子發呆的立着，嘴唇顫動着，陳雪感動得眼眶中都湧出晶瑩的閃亮的淚珠，急忙地站起來，撫着鎖子的肩膀說：「好兄弟！回去吧！你叫娘別傷心！你也好好唸書，學好本領。我反正是被鬼子害了！好兄弟！……」

陳雪用身子擁着鎖子走到門口，鎖子却緊緊的拉着她的手：

「你跟我回去吧！姊姊！」

「你走吧！停會天太黑了……」

翻譯官像木偶一樣的站在門旁，望着那孩子的背影在黑暗中消失了。

邊界上，夜裏格外幽黑與寒冷，野火也特別多，一團滅了，一團又燒起。

西北風吹擊着路旁的歪斜的電桿，發出長長的震顫的哨音。

這「愛護村」的砲樓裏，今晚和往日不同了！今晚有着明亮的燈光，有着雜亂的談話聲。日本小

隊長穿着一身依然是破舊的黃呢大氅，但鬍子却刮得乾乾淨淨的。他派了一個偽警備隊員去要陳雪，但是去了好一會，卻不見回來。他正要派第二個偽警備隊員去要的時候，堡壘外的吊橋上突然傳來了爆炸聲。接着又是一聲，堡壘裏的剛點燃起來的燈光，也都頓時熄滅了。

我們縣裏的民兵大隊來救陳雪了。

民兵們捧了兩個手榴彈以後，就把堡壘團團圍住。一部份民兵，由鎖子嚮導，把陳雪很快的救出來了。

鎖子望着那站在門旁嚇得發呆的偽軍，警告他似地說道：「跟我們走吧！我們是八路軍，你留在這裏鬼子要殺死你！」那偽軍不自然地望着鎖子傻笑着，就氣喘喘地跟在民兵的背後。

周圍各「愛護村」的堡壘都響着機槍聲，像深夜裏因為什麼事情的騷動，而引起各村的群狗的長嚎一樣。

邊界上，每一次的對敵人的鬥爭，都增強着人民的熱情與勇敢。

第二天，第三天，在這邊界上，有一個年青的男子在徘徊。他的面孔很憂鬱，他明白他是個東北人，是個中國人，他的眼前不斷的出現着陳雪的倔強的姿影，平畔響着她的明晰的聲音，他凝望着那封鎖溝所劃成的截然分開的邊界，不住地徘徊着……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記於平山)

李 雨

七月間，我要到平北去採訪新聞，路過懷涿縣的游擊區。

我們經過了大靈山。山坡和夾谷都生長着叢密的杏樹林，大棵的黃杏熟得都裂開了嘴，掉到滿地。高山嶺上還有一排排的葱鬱的青松和矮樺，遠遠地望去，像大隊的駱駝群，在雲端裏走着。

出了這座大山，就是那樹木繁茂的下營川。川的東頭是桑園，西頭是礮山，中間是一條二十里長的汽車路。敵人佔據兩頭，汽車、特務，經常在這條路上走。順着這條川向東望去，是一片廣漠無邊、海洋一樣的大平原，一橫道一橫道灰藍色的煙霧，像無邊的晚霞，像村落的遠景，鋪陳在這廣闊的洋面上。北面遠處的山麓下，有一彎銀光閃閃的水光，水面上隱約有兩行白色的柱，交通員指着那地方說：

「看見嗎？那是永定橋。」

我們坐在山崗上休息了一會，觀看平川的動靜，在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才下了川。

我們走過袁家營、蔣家營等幾個村子，村村都在敲鑼敲鼓的求雨。家家戶戶的門口都插着楊柳

49

枝。我們提防着和日本兵、特務相碰，走路都是小心的前進。全身的每一條神經，都注意在觀察周圍的情況。交通員把他的駁壳槍端在手裏，有時就挾在腋下，伸長着脖子走路，我揹着一個背包跟着他，在這幾個村子裏找李雨同志。因為李雨同志是這一帶的群眾領袖，有他保護渡過永定河上敵人的封鎖線會比較安全。

但是怎麼說都找不到他。村幹部不是說『不知道』，就是說『已經很久不來我們這裏了』。交通員怕他們誤會，對他們解釋說：

『你們別怕，我們是從縣裏來的，不是日本特務化裝的。』村幹部還是不告訴我們實話。

交通員着急的說：『再找不到我們就在這裏住下了。上次我找區長，區長在你們村裏，你們說不在，害我白跑了幾個村子。』

其中有一個穿長袍的，三十來歲年紀的村幹部，端祥了交通員一下，眼睛巡視了四週，才低聲地告訴我們說：

『聽說上午來的，在村東廟裏審問了一件女特務案子，中午就走了。就是回了杏園。小李住處很不定，一天跑好幾個村子呢！』

我們再三調查結果：李雨同志確實是在杏園。從蔣家營到二堡子，從二堡子再到杏園，共有十五里路，中間要爬過一座山梁。沿途狼特別多，白天都有狼群在路上走，所以白天婦女們在田地裏鋤苗，都是背上背着孩子，不敢把孩子放在家裏或地旁。晚上人們走路，都帶上鐵鎗，準備打狼。我們找到兩個老鄉，叫他們給我們帶路，乘着黑夜涼爽的天氣，順着二堡子的北溝往裏走。起初我們以為是一座小山，放心的走着，可是爬上了山坡，轉來轉去，總到不了山嶺。深谷漆黑，越爬越陡，天又

那麼黑，連山道都找不到，走走就走岔了，找不到道，又翻回來重新爬坡。我們都小心翼翼地邁着脚步，爬到大山腰，已經滿身大汗，冷風吹得全身都打了寒顫，肩上的行李也汗濕了。交通員心裏過意不去，老是抱歉着自己沒有很好的完成任務，所以一路上更加照顧我，怕我累了；還鼓舞我說：

「慢慢走，別摔了，過了這山嶺，就找到小李了。」

約摸是在夜裏九點鐘的時候，我們才爬到山嶺上。我們坐在山嶺的石頭上，喘氣休息。用手巾擦着滿頭滿臉的汗。在這山野裏，黑夜是一片深黑，簡直是黑沉沉的一片黑色的大海，看不見一點光亮。在這緊張的游擊區裏走路，這樣的黑夜倒使我們放心，覺得不會出什麼危險的。在山嶺上看不見那裏有村莊，聽見山脚下汪汪的狗吠聲，好像杏園就在順這條山溝下去的溝口。

到達杏園，村裏正在熱鬧。青年們都在民校裏唱歌，排戲。游擊隊員在村口放哨，看見黑影，遠遠地就喊開「口令！」我交出了介紹信，他才引我到「值日」那裏。「值日」是一個光着肩膀的二十來歲的農民，盤問我從那裏來，和李雨認識不認識等等。我覺得他這樣過分的懷疑我們是否「真正抗日的」態度，有些損害了我們的自尊心，但是他隨即很客氣的對我們解釋說：

「這裏環境特殊，不小心會上日本特務的當！」

他領我在村裏的幾個黑暗的小巷裏轉着，上了一個斜坡，到了一個院裏。院門關着，「值日」的在門口咳嗽了兩聲，院裏就有脚步響。門咿呀地開了，一個中年農民的聲音問着：

「來了嗎？」

「來了，這位就是。」「值日」的答着，指着我。我進了門，門又關上。我在根據地裏工作習慣了，在根據地裏一切都放心大膽的來往，而來到這裏，看見老鄉謹慎小心的把門關上，我就感到空氣

有些緊張了。

二

李雨同志住的這家，房東是村裏的武委會主任。四十多歲的農民。他看見我半夜裏才到他家，沒有地方睡覺，就自動幫我摘門板搭睡鋪。舊門板凹凸不平，他還把自己家裏蓋的被子拿出來給我墊着。我疲累極了，同時又衣服汗濕，想脫掉衣服睡覺。李雨同志笑着說：

「不脫比較妥當，我們不脫衣服睡覺已經兩年了。」

李雨同志把文件包包好，當作枕頭，把駁壳槍的背帶，套到手臂上，吹滅燈的時候，他低聲的告訴我：

「晚上要是發生情況，從這院裏回後走，有一個地洞，從那裏進去可以轉移到後山上。」

他的話當時很引起我的注意，可是一睡下，就什麼也不覺察了。

夜裏狗吠，崗哨上發生誤會，村裏的幹部們都轉移了，只有村武委會主任，獨自留在村裏守衛我們，他怕我們疲累還沒休息過來，所以沒有把我們叫醒。只自己一個人揹着大槍，伏在屋頂監視着，又到崗哨上巡查，直到天亮，他還沒有睡。他的黃瘦的臉上皺紋很深，眼睛暗黃無光，看他的臉容和對待我們的真誠，很可以斷定他是一個貧農。然而，李雨同志却很沉痛與嚴肅的對我說：「這個貧農，曾經殺過我們八路軍。」

「誰？他嗎？」

我非常驚奇，我仔細端詳這武委會主任的臉容。李雨同志說：

「這並不稀罕的。」——原來我們這塊游擊根據地的建立，曾經歷過一段很艱苦的鬥爭過程。去年冬天，敵人慘酷的「清剿」這個地區，特務很多，三五成群，到處游轉，一發見我們猛打幾槍就走。騎兵到各村莊裏奔襲。我們幹部在村裏至多待兩個鐘頭就得轉移。白天我們不敢到村裏，只能在野地裏躲着。黑夜才到村裏工作。工作到後半夜，不管風多大，雨多大，都得離開村子，到野地裏去睡。在十天的中間，就有七個區幹部被敵人捕去。杏園也在這武委會主任的領導下，反抗着我們，這武委會主任原是這村裏的民團團長，他領導全村青壯年，在抗戰前曾抵禦過數百股匪的進攻。現在他也把八路軍當成股匪一樣的看法，率領全村的青壯年來反對我們。他還沒有認識八路軍是人民的隊伍。有一天，我們有一個過路的軍人，在他村裏住宿，竟在黑夜裏被暗暗地殺害了。

幹部們到各村，「上層們」在街上立着，冷眼一瞟，鼻孔裏哼出一股冷氣：「看這些鬼們，快收拾了它吧。」

有些村子，我們的幹部去七八次，老鄉每次都不肯和我們見面。他們說：「快進山去吧，這裏不好待，年青青的，死了不值得。」

我們每個幹部日夜顛沛流離，個個又瘦又髒，全身生滿了蟲子。開會時，幹部們常常因彼此訴苦而全場落淚。先小聲哭，再大聲哭，都說：「這地區恐怕不能堅持了！」

這時候，李雨同志才二十歲，嚴格地說，還是個小孩子；但是他從沒有掉過淚。他在共產黨的教育下，領導下，已經學會了許多和敵人鬥爭的本事。他帶領着游擊隊和敵人堅決的鬥爭。他常對游擊隊員說：「敵人要消滅我們，我們就要堅決的打。寧在戰場上死去，決不當敵人的俘虜！」

他常問區幹部們說：

『自己革命的人生觀確立了沒有？如果怕犧牲可以回家……目前困難是暫時的，咬緊牙關，困難一定可以克服。』

游擊隊被他領導起來了，到處打擊着小股『清剿』的敵人，區幹部被他團結起來，堅持工作。即使在最冷的冬季，田野裏地淨場光，沒有大的樹林，沒有矮的草棚可以藏身。漫天蓋地的飄着『白毛旋風』（風夾着雪），他們在村裏開完了會，還得回到野地裏去。沒有舖的沒有蓋的，只有在寒冷的小屋裏凍着。眼睛熬紅了，可是他們沒有怨言，沒有疲倦。

有一天晚上，這已經是他們在這地區堅持了半年多的時間，他們的工作漸漸地在農民中建立了威信，游擊根據地已經有了基礎，杏園的老鄉，也認識了八路軍和抗日人員真正爲人民服務的。那天，李雨同志和區裏的幾位同志，在杏園開完了會，已經夜深了，他們才離開村子，村裏老鄉們，大人小孩正都在熱炕頭熟睡的時候，他們却躺在看葡萄園的冰冷的小屋裡。屋外颳着『白毛旋風』，他們凍得實在無法成眠，他們在這寒冷的夜裏，常常擠在一起取暖，談着明天所要做的事。正在這時候，小屋的門忽然叭噠的開了，進來一個老鄉，全身飄滿了銀亮的雪花，肩上搭着一疊被子。他輕輕地把被子上的雪拍落在地上，然後遞給李雨他們。他咳嗽着，好久才說出下面的話：

『給你們抱來的被子，你們放心的睡吧！把衣服脫掉，好好地睡一宿。我負責給你們看夜，有我在，就有你們在。你們爲了什麼？受了這許多罪，還不是爲了我們老百姓？！』

以後這個老鄉，就一直忠誠地保護着他們。這個人，也就是今日我所見的村武委會主任。

因爲有這麼一段故事，使我對這武委會主任的一切行動更加注意。他的言談舉動很遲緩，臉孔上微露着不安的神氣，早晨李雨起得很遲，他掃地的時候掃帚輕輕的着地，生怕把李雨吵醒似的，屋外

下着雨，天氣有些涼，他還把門窗都很好的關上……。

三

吃過早飯，天還下着雨，我和小李憑窗對坐着，望着窗外烟雨迷濛的山色。

小李在抗戰那年，才十四歲，小學剛畢業，參加了村裏的兒童團。後來到「聯大」去學習。

來這地區工作，只兩年多的時間；但是他經歷過死的危險，已經有十二次。他很坦率而又慷慨地說：

「我在機關裏工作和在學校裏讀書時，總覺得自己很純潔，很堅定，沒有什麼缺點似的。可是一到鬥爭最殘酷的環境中，才知道：要犯錯誤，真是太容易的事。」

在我們的漫談中，李雨同志，認為在緊張尖銳的鬥爭中是考驗幹部的最好機會。他包起他的筆記本，玩着駁壳槍，很熟悉地敘述着他自己思想的變化過程。他說：

「我遇到危險雖然有十二次，但只有頭三次給我的刺激最深，考驗也最嚴重。生死問題的被我注意，還是在這一次遇險以後才引起的，以前覺得自己並不怕死。但是自從我在郝密子遇敵，從死裏逃生出來，就苦惱起來了。我被六個敵人用槍比着，相距只隔一道矮牆，敵人喊着「王八羔子，你跑！」聲音聽得清清楚楚，我頭嚇的一聲，土地都旋轉起來。自己手裏拿的駁壳槍「頂門子」（進了膛的子彈）都上了，就差一鈎火，子彈就會射出去，但是心慌了，忘了自己手中有槍，心想這回沒命了，就急得罵起來：「我操你娘，你打吧！」我向夾道裏猛力竄去，敵人子彈在背後追趕。跑出了

村，兩條腿就再也邁不開步了。平常十幾步就可以上去的小土崗，這回跑了百來步才能上去。我一氣跑了十幾里，也不敢歇下。胸口熱騰騰的，像吃了辣椒一樣的難受。躺在地上口裏一直流酸水，心裏難過起來，可憐極了，想到家庭、老婆、個人前途……問題嚴重地擺在自己眼前了。死了嗎？太可惜了，自己還年輕。這幾天當中，我都不能很好的睡覺，腦子裏鬥爭得可激烈啦！最後，我猛然對我懷疑起來，我是不是真誠參加革命呢？我怕死嗎？……可恥！可恥！

小李談到這裏，臉孔紅赤起來，帶着當時激昂的神色。他停頓了一會，側着頭抽烟，接着又談下去！

「第二次遇險，是在寺兒溝。兩個鬼子已經上了房。追兩個游擊隊員，把我堵在院裏。游擊隊員向敵開火，叫我快跑，我舉起駁壳槍，射出三顆子彈，就向村外衝。腿雖然有點不得勁，但進了莊稼地，順着渠道跑還快些。這次戰爭犧牲了一個游擊隊員，但自己對於生死問題，就比較看得開了。第三次是在九營，敵人進了第二進院，要來買豬，我在第三進院。如果是在第一次，我會慌張得不知怎樣才好，可是這次我不慌張了。我把子彈頂上，在屋裏等着，敵人進來我就打死他。村幹部也安慰我說：「不怕，我不會讓你受害。」說着就開了櫃，拿了一疊鈔票，把買豬的鬼子「支應」跑了。這以後我不斷的和敵人碰頭開火，群眾也逐漸看得起我，進而擁護我了。」

李雨同志側着身子坐在炕上，說到興奮的地方，就坐正起來，眼睛炯炯的閃着光澤。他靜思了一會，又談下去：

「一到下層工作，情況就複雜多了！打仗勇敢，還要經濟上不貪污。在下邊工作，到處是錢，譬如動員兵的時候，就有一家地主請我吃飯。吃完飯，那地主立起來，雙手捧過兩千元鈔票對我說：「

指導員，咱們一家人，有什麼話不好說。你挺困難，送點給你零花。」我明白他是賄賂我，打算免了他的兒子的兵役。於是我嚴厲的拒絕了。但是這個地主還以為我是嫌他錢少，於是就改了口吻說：「我看八路軍不愛見財，還是把這五麻袋烟葉馱去抽吧！」我說：「我什麼也不要。你的兒子參加抗日軍，是應盡的責任，不應該逃避的。」我回到區裏，就把這件事的經過，向全體區幹部說了，大家都記住這一教訓。後來，又有一位區幹部下鄉去擴兵，勸員到一家地主家的侄兒，那地主白天當衆滿口應承地說：「行囉，我保證他走就是，抗日的事我決不落後。」

「可是當天夜裏，我們這位幹部辦完了工作出村時，看見路旁黑暗裡，有一點紅亮的煙火頭。」
 「幹什麼的？」這位幹部把槍口對準這火頭，怕這人是拿刀來暗害他的。「你拿着什麼，不答我開槍了！」

「黑暗裏拍拍空手：「空着手，你還不認得我，你還聽不出來，是我，嘿嘿，有點事情候你呢！」

「走近前去，那人就把一疊東西塞到這幹部的手裏：「你給區長拿這一千，給你一千，我一定保守秘密，在這黑夜裏，鬼知道，你把我侄兒免了兵吧！」

「這位幹部憤怒地推開這地主的手，嚴厲地責備他說：「別錯看了八路軍，我愛財，早就拿着槍當土匪去了！」」

小李談到這裏，下結論似的說道：「一個幹部如果在經濟上貪污，那就是政治上的動搖，須要很好警惕。」

窗外的雨已經小了。屋頂、街道，到處是潮濕。在院牆上，立着羽毛壯麗的公鷄，在作雨後的啼

叫。平屋間的煙囪也冒出淡淡的白煙。村幹部們都冒着小雨來找小李，談求雨與耕種的事。村幹部們圍坐滿了一炕。他們有許多問題，找小李談。小李問他們：「這場雨下透了沒有？」……村幹部說：「雨還下得不够！還沒有下四指深，老鄉們到龍王廟去求求雨，是不是可以？」小李思考了一下，就答應說：

「村裏老鄉要求雨，我們不禁止，但是幹部們是不應該參加求雨的，雨不是燒香可以求到的。咱們還是組織撥工組，要是雨落透了，就趕快輪流集體耕種，要是再不下，那我們就得想辦法，做點買賣了。」

村幹部說：「我們也不信鬼神，但是現在老鄉要這樣鬧，不這樣也無法子呀！」

街上已經敲起咚咚的鑼鼓聲，有許多農民都頭披綠柳枝，赤光着腳，抬着神轎準備出發到夾河去求雨了。

四

聽說下了這一場雨，河水有些發漲了，恐怕今日過不了河。

我們先到永定河南岸的一座大村子——夾河，順着夾河大街到村外去看河。永定河的上游——洋河和桑乾河的合流處，就在不遠。河面有一里多寬，黃渾渾的河水，急速地奔瀉着。河的對岸是一抹平川，一片被雨水洗澆過的清爽的綠樹叢密的小平原。小平原的北面則是千重萬疊的無盡的山巒。夾河的河旁沒有牢固的河堤，洋河的河口正對着這個村，河水已經把土堰沖成很高的斷崖，臨河的一排

房子都有被沖塌的危險——現在已經沒有人敢住了。

夾河村很富庶，風景也好。村前村後都是葡萄園，葡萄藤已經上架。前幾天雖然下了一陣雹子，砸壞了一些葡萄藤，但是遠遠望去還是那麼生氣勃勃的一片綠色。除了葡萄園以外，還有各種果園：蘋果、蘋果、海棠、大杏、海棠、檳子。剛下過雨，老鄉們都忙着收拾果園，鋤草，剪枝，以及摘那開始成熟的蘋果和檳子。站在河旁向南望，無邊無際的碧綠的果園中，點綴着黃的紅的纍纍的菓子，別具風緻。菓園散發出來的芬香，在路上就能聞到。沿街的老鄉都認得小李，都微笑着招呼着說：

「指導員來了，到家裏坐吧，嚐嚐我們新下來的菓子！」

小李微笑着，不斷地向他們點頭。

我們進了大街，經過一段高牆。小李指着那高牆裏的屋尖頂說：

「這裏就是三區有名的惡霸高永海的家，我們三區發動群眾，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我站在大門口望了望，院裏花草很多，只是看不見一個人。

小李解釋說：「過去我們不注意發動群眾，工作搞不起來，從鬥爭這個惡霸後，工作才有了大的轉變。」

高永海霸佔着夾河的村政權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事變前他當村長，規定買地不能零買，要買至少得買三石租（約三十畝）的地，這樣小戶買不起，盡他們幾家大戶買地。村裏修廟，他貪污了大批公款，把修廟的柏木椽子都弄去蓋他的私宅。村公所比縣衙門還難進去，人們有公事進去，高永海也要罵。不高興時，就拿茶壺茶碗打人腦袋：「這是三爺的廟（這一帶都把村公所設在廟裏，所以也把村公所叫做廟），你們進來吵雞巴什麼！」

打壞了爐壺，還得叫挨打的人賠。全村一百六十多戶，沒有不受他欺侮的。事變前有七十二戶聯合起來，和他打官司，打到北京。結果高永海有錢有勢佔了便宜，七十二戶都「栽了溝」（失敗），從此人們更不敢惹他了。

有一年天旱，村裏唱戲祈雨。高永海從沙城回來：「這還成嗎？不得三爺許可就隨便演！」他氣沖沖的騎馬到沙城去了，叫一班保安隊，把戲子們抓起來。自己却派人到張家口去請名角「蓋天紅」，「九歲紅」來演。一天得花五百元，那時錢還管用，三元一石小米哩！開銷這樣大，群眾拿不起錢，他就戴着墨鏡，拿着文明棍，帶上小洋狗，站在街中心，把八字鬍子一吹：

「媽的皮，三爺派的款，誰還敢違抗不攤？」

敵人佔了沙城，高永海的侄兒，當了偽村長。村裏有六個站崗的自衛隊員被敵人抓去了，高永海不管。有一個自衛隊員被敵人打傷了，沒錢買藥，自己賣田地去來治傷，他們照舊也不理。後來敵人把他家的一匹馬兩頭騾拉去了，這下他才着了急。高永海的兒子進沙城，親自拜見了日本指揮官，給敵人送了兩萬元款，才把騾子贖回來。這兩萬元款，是出在村款開支的賬上的。

老百姓的肚子都氣得快迸了！

但是高永海誰敢惹他呢？高永海又在街上吹開大話了：

「哼，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看我們這肚腹，還怕扎不過你們！」

小李他們來到這村裏，知道群眾都在仇恨高永海，但是有些人心裏猶豫：

「八路軍幫助我們翻身是好事，就怕八路軍佔不長，八路軍走了，人家會和咱們算「蔚州賬」（蔚州人在這裏經商，年終結賬回家，都要債務人本利一下還清）。」

有些人說：「敵人來，咱們跑不了，又沒槍又沒刀。」

「咱們死榆木頭，乾坭一塊，鬥不過人家。」

小李先在農會的小組會裏動員了一次又一次，在野地裏開會，一宿一宿的不睡，一開就開到天快亮，農民們都熬得雙眼通紅了。

「有八路軍給我們做主，咱們手拿把攥，要提意見一齊提，異口同聲，不怕鬥不過高永海，敵人咱們也不怕，他有幾隻眼，咱們有幾隻眼。有個風吹草動，咱們就把他先解決了。抓了我們的幹部，我們全村負責，拿錢贖去！」

「行，開鬥爭大會去！」

農民們一經鼓動起來，火焰般的熱情都熊熊的燃燒着。

「開鬥爭大會，我同意，可是我心笨，有理有嘴就是說不出話！」

「慢慢來，咱們先開演習會吧！」

於是，半夜裏，在野地裏，鬥爭的演習會開始了。

化裝的高永海，低垂着頭，站在大家的面前。

農會都分開了小組，組長站中間，發號司令。

化裝的司議宣佈開會後，會場就騷動起來。吵嚷了一陣，就聽見一個曾經被敵人拷打受傷的自衛隊員說話了：

「主席，今天我可得說說，高永海你好好聽着，你是什麼心肝，我站崗給敵人打傷，你不給買藥，你家那頭騾子被敵人拉走了，就開支了兩萬元公款！」

「他把我們窮人當成這樣下賤，比牲口都不值錢！」
說這話的人兩肩擡動，所有的農民都隨着喊着：

「對呀！對呀！」

有的把手一拍，也是全場「對呀對呀！」的助威。

演習會開得很熱烈，發言的人很多，假高永海一面辯駁着推托着，終於沒話可說了。演習了一段，主席就修正了幾處發言的措辭，於是就告訴大家說：

「開正式鬥爭大會，就這麼說，別走了板！」

「對，就是這末個來派！」

第一次的鬥爭大會，農民們勝利了，罰了高永海一萬五千多元，農民們的鬥爭的信心提高了。

「把高永海這大惡霸打倒了！」

消息很快的傳出去，村裏就有更多的人，提出要和高永海清算糧賑（資敵的糧，算出他貪污了許多石高粱來）改造負擔，很快的就有十多個村莊的農民也都學着夾河農民起來鬥爭了。群眾進行了鬥爭，壞人的權勢被打倒了，基本群眾發動起來了，村裏鬧喧加嚴了，民校開學了，治安穩定了。我們的工作就在這些村子裏，生下了根。

小李說：「工作做好了有群眾擁護你，心裏實在痛快！你半夜裏轉移，不管天多冷，夜多深，只要一作聲，一動暗號，連老太太都會很快的來開門。老太太們留着雞蛋，留着掛麵，自己都捨不得吃，光盼着我們到她家裏去。她一見我們就高興的說：「你可把大娘想壞了，這幾天盡在哪一片工作了！多會不見你啦！」不管她的家裏多麼窮，他們都會想辦法，使你多吃她們一點東西。老鄉們真是

真心真意的愛護我們！」

小李是晉察冀日報的模範通訊員，時常給報紙上寫稿，報導這裏的情形，在桌子上我還看見一篇他還沒有寫完的通訊，內容是報導關於這次抗敵劇社到涿鹿城附近演劇的良好收穫……。

談話之間，天色已經將晚。我因為趕着要過平綏鐵路敵人封鎖綫，到平北解放區去，不能再詳細的和小李長談了。小李把區游擊隊集合起來，唱了幾個歌，就送我過河。這時，河水稍落，但河面很寬，深的地方到了腰部。游擊隊員和我手拉手的過河。河面上佈滿了稀薄的霧氣，到了河的對岸，我回過頭來，還能看見李雨同志在河沿的柳樹枝下，作送別的擺手。

（一九四五年九月，記於張家口）

爆炸英雄李勇

一 爹死得好慘

在沙河流過的地方，有一片蒼綠的樹林，樹林裏隱藏着一座小村莊，沿大道的麥田，都圍紮着很結實的籬笆，水渠縱橫地灌溉着莊稼，爆炸英雄李勇同志，就在這座村子裏。

李勇是一個二十三歲的農村青年，他和爹、娘、兄弟，一共八口人，佃種着五畝水地，三畝旱地，按着季節，辛勤地耕作，生活非常貧苦。

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收穫的季節到了。沙河兩岸的穀子，黃澄澄的，人們正在收拾鐮刀和草耙，準備收割了，却遇到敵人七萬獸軍的大舉「掃蕩」。區自衛隊大隊部裏，捎了一封信，要李勇參加區基幹游擊隊，去襲擊敵人，保衛秋收。這是一個緊急的戰鬥任務，李勇是村自衛隊中隊長，上級來信調他，自問不能推却，可是，他家裏的人都病倒在炕上，自己地裏，穀子又沒有人收割，這怎麼辦呢？

李勇非常焦慮，最後，他答應區幹部說：「三天以後便去。」在這三天裏，他拿起鐮刀、繩索，腰裏揣着手榴彈，黑天白日的一股勁就把地裏的穀子全收割了。第四天，他疲累極了；但是他到了自衛隊大隊部，就接受了區大隊部的任務，帶了兩個基幹游擊隊員，到王快鎮偵察敵情。

在鬼子大「掃蕩」的時候，一個颯着大風沙的夜晚，李勇回到他娘逃難的小山莊裏，剛一踏進門，就看見全家的兄弟躺滿了一席，病了。娘只說了一聲：「小成子（李勇的小名）你爹死得好慘！」就嗚咽的哭起來。李勇的爹被鬼子刺死了，仇恨燃燒着李勇的心，他沒有再說第二句話，就回轉身帶着兩個同志，走進許多深澗曲折的山谷，走進穀地和叢叢，去找尋他父親的屍體。在一個深山溝裏，他見到張家的閨女黑妮子，被鬼子戮了六七處傷，躺在血泊裏呻吟，看見棗樹枝上有許多血跡，還看見散落在沙灘地上的他爹的煙鍋、鐮刀；但是却没有看見他的爹。他餓着肚子來回的奔跑着，眼睛血紅，上了火，病倒了。躺在山坡上，不能動，起先還能說：「我們不找他了，快去找敵人吧！」後來，他只能微微的伸露着粗笨的舌頭，說不出成句的話來了。

「李勇，你怎樣了？」

「走吧！不找了，去找……敵人吧！」

「你病得很重，我們抬你回家吧！」

「不用不用，我自己起來，我起來，……咳……我怎麼動不了，頭這麼沉重呢？」

到了晚上，有一個人走到李勇跟前，哄着他說：「你爹回來了！」

「真的嗎？」

「可不是，他從王快鎮跟我一同跑回來，已經到你家裏了，他叫你不要去看他，要好好的打鬼子，給他報報仇！」

「好！好！」李勇笑了，從地上坐了起來，心頭像有一塊冰塊照到太陽，溶解着，溶解了，過後他暈沉沉的，病又轉重起來。等到他病好的時候，才知道他爹確實是給鬼子用刺刀刺死的，他刨開一

個埋他爹的大坑，只看見爹的衣服，頭髮，鞋子和骨頭，屍體全化了。

二 不要難過，要報仇

『小成子，不要難過，要給你爹報仇！』

區裏和村幹部們，都是這樣的叮囑着。

李勇的爹死後，家裏遭到鬼子的搶掠破壞，生活就更加困難了。爹在世時，常在鄧家店賣『粉麵』，他一手賒出去了幾百塊錢，也不曉得是誰欠的，在村裏的荒灘上，本來是合股出工修堤，李勇因為不能按時出工，短了幾十個工，墊出了一石稻子，家裏就沒有什麼存糧了。這一切的困難，李勇都記得清清楚楚：是『東洋鬼子』給做成的。一九四一年冬天，他被五丈灣村選成自衛隊中隊長，搬槍（一種土造的手槍）他沒有離過他的身，一九四二年區裏中心村游擊小組大檢閱的時候，他打靶槍口最準，是全區的第一個好射手。家裏生活雖然很困難，但是他忍受了，他始終積極的做着自衛隊的工作。

五月初，敵人『掃蕩』邊區東線，敵情很緊張，李勇興奮得很，整天的留在村裏，等待着敵人長途奔襲時，以便來得及埋地雷。去年就因為他不在家裏，敵人奔襲過阜平後，失去埋地雷的機會，給他很大的刺激。

到了十一號那天（陰曆四月初八日），正是鄧家店的集日，李勇家裏沒有現糧，他不得趕着一頭毛驢，馱了三十斤『粉麵』，要到集上換幾升麥子。剛走到平陽，路過區大隊部的時候，碰到了大隊

長。

「李勇，你快跑步回去，敵人已經到鄧家店了！」

「到了鄧家店嗎？好，我就回！」

「回去趕快把游擊小組集合，把爆炸準備好！一定要給敵人一個打擊！」

「好！就這麼辦！」

李勇只恨背上不長翅膀，好飛到五丈灣，他嫌毛驢走路太慢，就把牠寄到老鄉家裏，他飛跑着，到村裏把隊員們集合好了，派出了坐探，把地雷的「雷口」、「觸發管」，都檢查了一遍，才回到家裏，從炕頭拿出擲槍，裝到口袋裏，就對他娘說：

「你們先把東西堅壁一下，有什麼搬不了的，叫村幹部們幫幫忙，有敵情時你們就向大山上轉移，我今天還有任務，不回來了。」

他的娘沒留他，因為她知道自己的兒子，素來是把村裏的工作放到頭一位，在戰爭的時候，最忙的。

三 要忍受困難

情況越來越緊張。

晚上，李勇把游擊小組帶到村東的小哨棚裏，讓游擊組員們都休息了，他一個人在哨棚口守衛。夜裡沒有月亮，只有微弱的星光和沙河河水的閃亮，河旁的樹林蔭影模糊，風吹着，蛙聲唧唧地

響。

敵人到了鄭家莊。

他們按着預定的計劃，開始用鋤頭迅速的挖起「雷坑」，哪個坑埋哪個雷也都分配好。

挖坑的時候，都按規矩把土沙倒到遠處去，把脚印都掃平，把「觸雷管」和「地雷」都擺到坑裏，試驗到深淺合適，才不再挖了。

過了午夜，還不見坐探回來報告消息，李勇焦急地在哨棚前踱着，他想敵人只離這裏三十里路，如果繼續前進，就快到王快，那王快的坐探也該回來報告了，他一個人在想着，就對棚裏的王小甲說：

「你快到王快中隊部聯絡一下，探聽着敵人到了那裏。」

王小甲走了許久，回來報告說：

「中隊部轉移了，找不到。」

「敵人到了王快嗎？」

「沒有。」

「那他們不會轉移，你大概是走到半路就回來吧？」

「我走是走到了，就是找不到。」

「那還得再去一次，一定要取得聯絡才行，轉移了也要找到。」

哨棚裏冷得大家都擠在一塊，抱着幾桿土槍，躺在舖了一些麥秸的有些濕氣的地上。他們是一早就集合來的，忘了帶米，一整天了沒有吃飯，餓到肚子咕嚕咕嚕地叫喚。

『李勇，我們回去吧，餓的噙不住，支持不了。』

李勇還是一個人站在哨棚前，聽見棚里的人講話，就爬進半截身子：

『忍受一下吧！好好的躺着睡，睡着就不餓了。現在咱們不能分散的，分散了發的情況集合不起來，上級給的任務就不能完成了。咱們誰家不是困難，有困難就要克服！』

李勇說着，就回轉身看看天氣，擦了擦疲累的眼皮，把單衣緊了緊，又接着說：

『同志們！天快亮了，王小甲還沒回來，我看情況不一定鬆，爆炸組他們帶地雷，專管埋設地雷的，可以把地雷放到坑裏，把「觸雷管」都上了保險針，「荷葉式」的不要拉上線，埋好了再派兩個人看守着，別讓自己人踩上了。游擊組他們帶上土槍，專管掩護與警戒的，可以到村裏找村長，先借些米做點飯，——可是大家不要回家，回家就要受處分！』

爆炸組把地雷埋好的時候，東邊的天際已經湧起了稀薄的青光，黑色的大河灘也漸漸的透明了。

四 掌握着隊伍

明亮的早晨終於到來了，緊張的消息也傳來了，村幹部們帶領着老頭、婦女、小孩，都離開了村子，轉移到大山上去。

游擊組員們吃了早飯，爆炸組員還沒有吃，碗又不够用，李勇雖然一天一夜沒有吃飯，又整整的奔跑了一天，臉色都發青了，可是他讓大家先吃着。最後他端起碗的時候，王小甲已氣喘喘的跑步回來了，說敵人已經到王快，向這裏來了。他就急忙把手裏的一碗飯遞給王小甲說：

「來，你跑了一夜，吃這碗飯吧！」

「李勇你吃吧！你也累了！」

他們正在讓着，就聽見「轟隆」一聲，村東的手榴彈炸了，這是村東哨兵報告敵人來的信號，游擊組和爆炸組的同志們都瞪着大眼睛，機警的四處張望着。又是一聲手榴彈，接着又是一聲，聲音爲什麼這樣緊迫呢？人們就頓時的忙亂起來，游擊組與爆炸組員們因爲初次遇到這樣緊急情況，都有些手脚失措，有的丟了槍就跑，有的忘了帶地雷也跑起來了。

「同志們，不要亂動，各帶武器，快隨我來！」

李勇大聲的喊着，把手一揮，就把隊伍掌握起來了。急促的脚步聲，從村子裏一直響到村東的土崗上。到了前面的哨棚附近了，李勇怕哨兵粗枝大葉，把自己的隊伍當成敵人，就派了張慶珠再去「雷前」觀察，一面就吩咐游擊小組長說：

「你帶小組快到黑山口掩護老百姓，沒有我的命令不許打槍，免得暴露目標！」

跟着李勇的游擊組員們，都伏在土坡上，向東瞭望着，他們鼻孔裏喘出來的氣，都把山坡上剛出芽的小草吹得拂扇拂扇的。他們看見一大隊的「東洋鬼子」，穿着黃色的軍裝，有戴鋼盔的，有因爲走路嫌熱把鋼盔插在背上的，分成兩路縱隊，搖搖擺擺的走來了。

李勇望着大家緊張的臉色，就低聲地說：

「大家要聽命令，說打才打，不要亂打槍，轉移的時候不要亂跑！」

五 快槍和地雷結合

眼看着敵人走近了第一個「雷坑」，但是都搖搖擺擺的從雷坑上走過去了。

李勇伏在山頭上，額上的汗直流着，臉色頓時深沉起來，他想他選擇埋雷的地點是不錯的，爲什麼敵人從上面走過去會不炸呢？莫非地雷裏的火藥潮了？他實在心裏不甘願讓敵人安安穩穩的從他的村子通過。他吩咐游擊小組監視敵人，自己就帶着黃國良，張慶珠，向接近敵人的第一道山梁衝下去。那裏離敵人只有三百米遠。

敵人走過了一段黃土牆的小夾道，前頭有好幾個穿便衣的，也走過了三個雷坑，沒有炸。

「來，把快槍給我！」

李勇嫌擡槍有效射程不遠，就把擡槍換了一桿快槍，向大道上行進的敵人瞄準着。

「不行！不能打！」

有一隻手拉了他一下。

他大怒了：

「一定要打，不打鬼子蹬不上地雷！」

「叭——」

隨着他的槍聲，子彈飛嘯着。大路上敵人的隊伍裏的一個鬼子身子一歪。他又打了一槍，敵人的隊伍就停住。又一槍，這突然的近距离的連續射擊，使敵人的隊伍就愕然的騷亂起來，狼狽的向後潰

退着，把夾道擠得滿滿的。

「嗚隆……」

路上湧起了一團黃沙，沙土墮落後，一股白煙才升起。

後頭的鬼子看見前面地雷炸了，不敢站在路上，右手是山坡，左手是河灘，有一道土堤的缺口通到河灘裏，於是拚命的向這缺口擠着，又「嗚隆……」一聲，李勇興奮得眉開眼笑了。

「打槍，向那密集的鬼子打槍！」

地雷炸過以後。

鬼子有躺在地上的，有攙着胳膊「哎呀哎呀」走路的，有被抓着一條腿，在地上拖的。啼哭的聲音，像狼嚎一樣難聽。李勇裝了第二排子彈的時候，剛好有一個日本軍官，騎着一匹大洋馬，從隊伍的後頭趕上來，他瞄準放了一槍，馬受傷向半空一蹶，把軍官掀倒在地上，馬兇野的向廣闊的河灘上奔跑去了。

敵人慌亂了一陣，隊伍就五零四散的走着。敵人不敢在大路上走，拐到河灘上，涉着水，踏過麥田。在麥田裏都是踩着麥桿子走的，不敢走兩行麥子中間的泥土，吱哇地叫喚着，大隊拖拖塌塌地，拐到村西的楊樹林裏，就歇下來。

「糟糕，鬼子於是要來搜山了！」

「不怕！我們有一個小組在黑山頂守山口，要是敵人進這條山溝，我們打手榴彈，老鄉們會轉移的。我們要轉移的時候，就到黑山頂去。你們看：那鬼子是在包傷口吧？」

李勇機警地又伏下身子，望着沙灘上休息的鬼子說：

「喂！那地方要埋上子母雷（子母雷是觸發一響，其餘周圍還有幾發全響，炸密集的敵人威力最大）就好了！」

「呀！你還要打槍！」

「不要緊，打他狗日的！」

砰的一聲槍響，沙灘上一個站着抽煙的日本兵，歪着身子倒了。又是一槍，全沙灘上坐着休息的日本兵就嘩然的全站了起來。

在沙河的南岸有一陣急促的，清脆的機槍聲響着。這槍聲是子弟兵圍射擊過來的，游擊組員都興奮地豎着耳朵聽。沙灘上的敵人頓時忙亂起來，架着砲，向發出機槍聲的地方，茫然地射了四砲。停了一會，看看河對岸沒有動靜，就把大砲口，轉向李勇他們這個山頭來。

「不要慌，掩蔽好！」

李勇像平日招呼人一樣，把手一揚，他的黧黑的額上，青色的短褂上，都被汗水濕透了。臉孔被太陽晒得黑亮亮的，他的短健的身軀，充滿着自信的力量。他望着大家的臉，笑着問道：

「敵人大砲口朝着我們，我們要掩蔽好。大家先歇歇吧。都累了！看樣子鬼子不會來搜山，我們東邊路上還有幾個地雷沒有炸，要是咱們追擊的部隊隨敵人的屁股後趕來，恐怕把他們炸了。我和黃國良、張慶珠下去到道上看一下，你們就留在這裏，掩護老百姓，要是鬼子從大道上往回翻，就擡手榴彈，我們好走！」

李勇眉毛一揚，三個游擊隊員，都跟他大踏步的向東面的山坡下去了。

六 檢查和追擊

坡下的路上和灘上，炸了兩個大坑，坑邊淤積着一大灘血，田埂上，掉着許多碎布片和骨頭渣子；道旁的扁豆地裏燒了一堆布灰，還有一隻黑色的大皮靴，燒了半截，靴裏裝着腿。李勇巡視了一遍，把沒有炸的雷都挖起來了。向東面的河灘上瞭望了一會，河灘上只有幾隻『老漁翁』在覓食，別的都是水和麥田。他派了一個哨，看守着村東頭，自己就帶着兩個游擊隊員穿過楊樹林，向村西走去，一路上看見沙地上劃了許多大圈子，圈裏都丟着一張紙條寫着『地雷』兩字。到了村西的大河灘上，敵人已經走了，地上丟着十幾個藥包，擦血棉花，許多紙烟盒，還有一灘灘的血跡。

李勇興奮地笑了，他感到不滿足，又帶着隊員繼續向東追去，拐了一個大山角，山頭上有人喊着：『李勇快回來！』他才記起這裏已經越過自己的地雷界（村與村間劃一界限，不能越過界限埋雷，便於看守，免誤炸了自己人。）他摸不清那裏埋着地雷，不好走，就拐回來。

第二天，有兩個被敵人抓去的民伕跑回來說：五丈灣的池雷炸死了八個鬼子，炸傷了二十五個，用槍打死了一個日本小隊長，打傷了兩個日本兵。死了的鬼子有裝進麻袋裏的，有綁在馱子上的，傷輕的都攙着胳膊走路；鬼子傷的死的都不讓民伕們看，民伕一看就挨打，但是人們還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七 向李勇看齊

五丈灣地雷戰驚人的戰績，很快的傳遍了全阜平；路上的行人，都在眉飛色舞的談論着李勇的爆炸故事，因為這是晉察冀邊區人民堅持抗戰六年來，民兵爆炸戰第一次大貢獻。

第二天，阜平縣武裝部的同志特地找李勇談這次戰鬥的經過，並且當面獎勵他的刻苦耐勞和精明英勇。我趕到五丈灣調查這次戰鬥經過的時候，李勇已經趕着毛驢，到鄧家店賣「粉麵」去了。第二天才回來，戴着大涼草帽，個子略短些，脊背像常年挑着擔子，壓得有些駝了，但是他說話平和慎重，舉動樸實。告訴他我的來意，他不過意的笑了笑，沉默了半晌，望了我一下，才低聲地說：

「我們村裏統累稅正忙着改算分數，我先去呈報下，一會兒就來。」
他匆匆地走了。

後來他和我詳細的談了上面的故事。共產黨北嶽區區黨委知道了這件事以後，特地給五丈灣支部一封獎勵信。晉察冀軍區聶（榮臻）、蕭（克）正副司令員通令嘉獎，武裝部也獎他兩桿快槍，並號召全北嶽區的民兵，開展李勇運動，每個爆炸手應該向李勇同志學習。

八 天兵天將

很快的到了秋天，敵人集中了數萬天兵來「掃蕩」邊區。

反「掃蕩」鬥爭越激烈，關於李勇的傳說也越多。特別是逃散的敵人的民伕，把李勇和他的游擊組員都描畫成天兵天將。據民伕們說：他們親眼看見大隊的日本兵挨炸了，山頭上就出現了李勇在喊話：「炸得好不好？」日本隊伍裏的翻譯官嚇得直抖，連忙答道「好！好！」就擱手擱腳的往後退。山頭上的李勇又喊道：「好，好就再來一個！」嘿，可不是嗎？又一個地雷，從翻譯官的腳下滾起，把他炸飛了，還有傳說敵人在五丈灣駐紮時，四外抓拿民伕修路，李勇會扮裝成民伕，混進敵人的廚房，把大鍋的米飯扛走了，還說：「這些大米是我們邊區的，不能讓鬼子吃！」敵人曾宣佈要以犧牲一百個「皇軍」的代價來活捉李勇，但是怎能捉得住他呢？據說相距只一個小山頭，敵人追一節，李勇退一節，迅速地埋下雷，敵人追上就炸了，連追三個山頭，都受到地雷的炸，沒法捉住李勇。

在會走過的村子裏，游擊組員們，也都爭着打聽李勇的消息。他們把李勇當成一面光輝的大旗，要跟他展開爆炸競賽呢！這一年——一九四三年，是晉察冀邊區戰爭最殘酷的一年，也是民兵們最善戰的一年。他們每天都側着耳朵聽：「是不是地雷響！」

九 看不見李勇

當這次大規模反「掃蕩」還沒有開始的時候，李勇就離開家，把全部精力都用到游擊組的領導工作上。敵人在離五丈灣十幾里地的王快駐着，李勇就領導游擊組把地雷埋好了。可是敵人總是不往上走，游擊組在雷旁守望了三天三宿，在濛濛的細雨中淋着，吃的是北瓜稀粥，但是他們都忍受着，像獵戶們在等待着野獸。

九月底的一個早晨，村東蔡家坡嶺上，敵人才算露了頭，可是還不見往這村裏走。李勇提着大槍追上蔡家坡，發現敵人是向北走着。聽見三叉口的敵人喊着：『地雷的，找！找！』於是走到三叉口的敵人大隊停住了。李勇怕敵人挖走埋在三叉口上的地雷，在坡上連打十槍，有兩個敵人躺在地上，動彈不得。敵人慌亂的向兩旁臥倒，中了地雷了。敵人怕我們往下衝，機槍密集的向山頭掃射着，槍彈打到李勇的身旁，剛下過雨的土皮，成塊成塊的土皮都被打得飛跳起來。有五顆小砲彈落在李勇背後的山溝裏。李勇轉到另一個坡頭，敵人的機槍還不停的叫，很快的又來了一架飛機，從高空中向這一帶山頭栽下來，盤旋着，飛得那麼低，幾乎要和李勇碰頭了，可是它還看不見李勇在那裏。

第二天，西面王林口大隊的敵人順沙河下來，李勇帶着游擊小組在村西佈置好地雷陣，忽然接到東面偵察的報告，說王快的敵人也上來了，已經到了廟南村下，這五丈灣已經形成東西夾擊的局面。李勇就急忙帶領了張金珠，到東面監視。敵人的尖兵（二十多人）已經走到小廟旁，前頭拿日章旗

的把旗一歪，隊伍就停住了。坐在路旁歇下一會，拿旗的把旗一擺，隊伍又前進着。李勇瞪兩隻眼睛，光等着地雷冒煙，突然，敵人前頭的大旗倒了，霹靂一聲，那隊日本兵就倒的倒，跑的跑，李勇興奮的問張金珠：『看清了不？』張金珠點頭說：『看清了！』話剛喊完，就聽見村西坡頭有了槍聲。他們順着山梁回村西移動，東邊的敵人大隊已經上了山，李勇回頭打了五槍，敵人的擲彈筒也向他們射過來。

這一天是取『紅火』（熱鬧）不過了。他們在這一帶山頭裏游轉，光聽見地雷的爆炸和鬼子的哭叫聲，兩千個敵人，被地雷炸得亂成一團。村西敵人在大路上挨炸了，大隊就不敢在路的正中走，拐到路旁邊走了。突然工兵發現有了地雷，隊伍就不敢前進！工兵小心地在路上挖那已經發覺了的地雷，日本兵以為在路旁站着保險，只顧懷着新奇的心情擠在一塊看，不提防脚下就踩着地雷。耙雷的耙不着雷，看耙雷的却炸個稀爛。敵人到村裏弄門板抬傷員，門板上拴着一個地雷也炸了，炸傷兩個，抬到山坡上，大概是抬死了吧，也放在死人堆裏燒掉了。直鬧到太陽快落山，王林口的敵人才回王林口，王快的敵人也從原路回王快。李勇帶着游擊組下去檢查的時候，得了一面日章旗，上面還寫着『祈武運長久』五個大字，旗旁是日本士兵的肉骨灰、布片、皮帶的碎段、皮鞋的碎塊。

十 巧妙靈活的地雷

李勇和游擊組員們，不讓每一個殺傷敵人的機會錯過。敵人在這條補給線上來往每次都得挨

炸，同時都是炸在一些出奇的地方。在窄狹的路口，敵人注意的地方，他們弄了一些虛虛實實的地雷陣，地上故意弄了許多埋了地雷的痕跡，讓敵人去挖尋，就悞他的前進時間，而在敵人不注意的，不好偽裝的地方，他們却要大大的招呼敵人一下。每次敵人經過，他們都要迅速檢查一下地雷的埋設，如果踏翻沒有響，就把雷挖起了（敵人不敢起李勇的雷），如果沒有踩着，就研究敵人走路的規律，是拐灣，是改道，就重新埋設。有一次，大路左旁埋了一個雷，敵人從大路上走過了，沒有炸，他們下去檢查，發現路左離雷不遠地上，被敵人畫了兩個大圓圈，敵人遠遠看見圓圈，就不敢走左邊了。他趕快把這左邊圓圈擦掉，又在路的右邊畫了兩個大圓圈，畫得大大的，圈裏還用腳弄了一些可疑的痕跡，就上山了。果然後頭繼續上來的敵人，不走右邊，而偏偏走上這埋着雷的左邊，敵人炸中了。敵人開始是走村旁的大路，後來慢慢的移到村南的菜地裏，稻田裏，水渠裏，後來一直移到沙河的岸邊，差不多已經走出幾十條路，可是怎改也不行，吃不住李勇「活動地雷」的追擊。有一大隊日本兵從王快上來，正午到沙河灘上放心的休息，喝水，以為沙灘上又潮濕又偏僻的地方不會有地雷，民伕們也在河旁「飲牲口」，李勇和游擊組員們在山頭上瞭望着，半個鐘頭以後，敵人就開始集合了，二十幾個鬼子擠成一片，一個軍官剛跨上馬，就看見在人堆中冒起一股巨大的藍烟，軍官和馬飛上空中，「嗚隆」一聲，地震一般，頓時這灘上的人們和牲口都看不見了。一片藍烟慢慢上昇，李勇他們在山頭正要向下衝，不料王快敵人的汽車上來，他們就沒敢衝下去。敵人汽車上下來士兵，把炸躺在沙灘上不能動彈的日本兵全弄上車，連炸死的一隻黑驢子也馱走了。

敵人不斷的來合擊「清剿」五丈灣附近地區，爆炸組長張速同志帶着雷，在山頭上等待着炸合擊「清剿」的敵人。山頭上群眾很多，來來去去的轉移，早埋會出危險，只有等敵人迫近才可以埋。李

勇交給張速這個任務：要他炸「剷山」的敵人，不許損傷一個老鄉。李勇帶領游擊組員們下山，在河灘裏檢查地雷。這時情況已經很緊急，當他走近河旁的時候，河南岸山頭上的民兵就喊着：「不行，北山梁上有敵人了，快走吧！」李勇回頭一看，果然從他們下來的山坡上已經有敵人了。他立在河旁瞭望着，河南岸的民兵又喊着：「不行，快過河來，西面有敵人了！」他們連忙跳到河裏，渡過大沙河，回頭一看，果然，就離他們過河不遠的地方，有三十幾個日本兵在田隴上坐着，因為隔着一塊高粱地，沒有碰上。可是這時候，北面坡上「轟」的一聲，地雷炸了。雷聲讓敵人上去的山梁還有一段路，李勇忐忑不安，就心着會炸到轉移的老鄉。敵人退走後，找到張速，才知道是另一股敵人追擊張速，在山頭上挨炸的，炸傷了三個人，鬼子用門板抬着抬着那傷員就死了，放在坡上點火燒成灰燼。

十一 帶病搶收

在敵人連續「清剿」五丈灣北山的時候，游擊組和爆炸組的組員們非常忙碌。爆炸組長整天腰裏掛着一個布掛包，裏面裝着牛蹄，馬掌，羊糞，扇子……。這些都是他們埋雷時用來做偽裝地面上的工具。他們日以繼夜的和敵人週旋着。李勇同志因為連日過度的疲勞，不幸病了。病得很厲害。一粒米一滴水都進不了口，高度的發燒，像是惡性瘧疾。游擊組員們用門板抬着他，在山頭上和敵人打游擊，在這裏周圍數十里地都有敵人，他不能向外轉移，也不肯往外轉移。他想病很快就會好的，好了還要堅持鬥爭。游擊組員非常愛戴他，用全力來保護他。在病中，他常常問地雷爆炸的情形，鬼子活

動的規律，村裏有沒有損失，沒有一時一刻忘記了自己的工作。

敵人開始搶割沙河灘裏的稻子了。汽車路已經從五丈灣的村旁修過，李勇聽到這個消息，就帶病從門板上爬起來，領導游擊組每夜擔任警戒，在冰涼的沙河裡澮水，掩護民衆搶收。人們不敢去或不願去的地方，他就走在前頭。很快就把五丈灣的稻子全收了，成爲沙河北岸搶收成績最好的典範。

爲了爆炸汽車，他曾冒了很大的危險。有一次他帶領張速，張金珠，甄作仁到汽車路上埋雷，雷坑打好了，警戒不小心，敵人的汽車已經開到村東。張速他們急忙抱着笨重的大號雷，跳下很深的石階，沒有損失了地雷。李勇病還是剛好，心裏一急，兩眼發花，沙灘、汽車路、玉麥楷、山野全都旋轉起來，全都發暗下來，他向沙灘跑了一陣就仆倒在地，暈倒過去，可是汽車過後，他們又堅持着把雷埋設了。

第二天敵人的汽車又上來，李勇他們在山頭上看見敵人的三輛汽車挨炸了。幾十輛的汽車全停着不動，頭一輛上下來三個人，恰好踏響了路旁的地雷，炸死了。又下來一批日本兵，圍着汽車轉，有兩個臥倒在路旁，鑽進汽車底去。有幾個人把死人抬上汽車，人們就轉回頭開走了幾步，走不動了，又下來修，天大黑了才走了。

前兩天在齊家墳附近又炸了一輛汽車。這是李勇和張速他們下去埋的，剛埋好上了山崗，從王林口下來了三十輛汽車，滿載着日本兵，第一輛過去沒有炸，第二輛就炸着了。三十輛汽車馬上停住，幾百個敵人都下了車，把路旁的一片葦子地包圍起來。葦叢裏幌動着，嘩嘩地響，像有什麼東西在躲藏，李勇他們在山頭上看得也很奇怪。敵人却只管吆喝着「捉活的！」「游擊小組！游擊小組！」可是沒有一個敢鑽進葦叢。日本兵圍着這叢茂的葦地，鬧了半天，都滿頭大汗的坐在地上喘息着，突然

兩條影子從葦叢裏衝出來，日本兵急忙開槍，原來是兩隻黑狗，連跳帶蹦，又鑽進另一片葦叢裏去了。日本兵都苦笑起來，有幾個日本兵爬上小坡頭張望了一會，無精打彩的上了車，三十輛汽車又全開回王林口去了。

李勇他們在坡上瞭望着，光等敵人會在葦叢旁中雷，不想鬧了半天沒蹀上，大家就相對面的大笑起來。李勇說：

『便宜了他們，下次再看吧！』

十二 英雄的光榮

在反「掃蕩」中，爆炸英雄李勇的旗幟是永遠招展着，李勇知道全邊區的游擊組員們都願意和他競賽，而且許多新的爆炸能手出現着。他笑着對他的游擊組員說：

『聽見嗎？人家都要和咱們競賽，咱們得更加努力呀！大家有什麼困難，可以提出來，大家想辦法克服，有新的爆炸技術也可以提出來研究，無論如何，我們的地雷一定要響！要把鬼子炸個人馬稀爛！』

三個月艱苦卓絕的反「掃蕩」鬥爭勝利了。全邊區的黨政軍民，都捲進了慶祝勝利，控訴日寇暴行，擁軍擁政愛民的洪流裏。從邊區到專區、到縣、區、村，都在開大會。千百萬的子弟兵英雄們，爆炸英雄們，被人民愛戴着。在邊區黨政軍民召開的盛大的「群英大會」上，全體英雄模範決議贈予李勇同志以「晉察冀邊區爆炸英雄」的光榮稱號與銀質獎章，號召全邊區民兵在殺敵自衛的大旗下，

更加廣泛開展李勇爆炸運動，向李勇看齊！

爲鼓勵群眾武裝和生產的密切結合，邊區政府並獎給李勇同志一頭大騾子，希望他在生產戰線上也成爲一個勞動的英雄！

（一九四四年二月，阜平）

小女工

子彈廠的小女工左慶榮，戴一頂八路軍的小軍帽。端端正正的戴着，帽遮和眉毛看齊，頭髮垂到兩肩。胸口的衣襟上，露出裝鋼筆的彩色絨線筆套。

上班了，她低頭調製「底火」藥，用銜子像衛生員給傷號治傷口一樣，灌「底火」。下班了，她坐在宿舍炕上寫字，或者站在一旁看人家玩。開會，她坐着靜靜的聽。

左慶榮現年二十歲了，看來還不過十五六，身體弱。在家裏，她像無親無友的孤兒，到工廠裏，她才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親兄弟，親姊妹。

左慶榮一提起她離開南燕川的事，話都說不下去。

她從記事，就沒有見過爹。聽娘說，她三歲時，爹就死去。哥哥是個殘廢人，腿痛，眼瞎。到她家帮忙的舅舅，人品又不好，黑夜一天天不在家，和壞人聚賭，輸了錢，就一挨陣的賣她家的地。娘一說他，他就和娘嚷嚷，翻了天，愁的娘沒有辦法。

娘想「走」了（再嫁）。

左慶榮怕娘撇下她，晚上挨着娘睡覺。娘一翻身，她就慌張的張開眼。自天下地收拾莊稼，也無心做事，太陽半天高，就回家。她瞪着兩隻哀憐的眼睛，望着娘愁苦的面色，心窩卜卜的跳。娘一出

門，她就跟着。娘不讓跟，她也要跟。

「噯！跟吧，跟不住！娘丟開左慶榮走了。」

左慶榮，沒有爹娘的孩子，在地裏，墻角，光想哭，渾身沒勁。

嫂嫂個性不好，把左慶榮不當人看。揀糞、鋤苗、推碾、拾柴、割草、做飯，忙得左慶榮兩眼發黑。做得慢一點，嫂嫂還要瞪眼、磨嘴。

村裏住着縣婦女抗日救國會，有許多女同志，戴着八路軍的軍帽，在街上走。

左慶榮眼睛亮起來，她拉着一個戴八路軍軍帽的女同志說：「領我出去吧！只要你肯領我，到那裏我都去！」有人告訴左慶榮的嫂嫂說：「左慶榮想當女兵，當了女兵就回不來了！」

嫂嫂怕左慶榮走了，沒有人好使喚，自己就得勞動了，嫂嫂哭得很傷心。左慶榮躲開她，不見她的面。

出來那天，她中午飯也沒有吃，走了一天路，也不覺得餓。

她離南燕川的家，就不再去想它了。

到了八路軍的子彈廠，像到了另一個世界。

連長完全八路軍的打扮，軍帽、皮帶、綁腿，挺精神的。看見左慶榮身體弱，就笑着說：「小鬼，分配你做點輕工作吧！」

連長分配她到土密裏去揀子彈殼。土密裏，子彈殼子堆得小山頭一般高，都是前方戰士打了仗，送回來的。好的，壞的，生鏽的，歪咀的，什麼樣式都有。

土密離村一里來路，只她一人在密裏工作。連長不放心，一天去看她好幾趟。連長不叫她的名

字，永遠叫她『小鬼』。看見她年紀小，初次出門，常安慰她說：『小鬼，可不要想家，八路軍的工廠，就是咱們的家，你累了，多歇歇！』

左慶榮立刻覺得渾身都是力氣，揀得更起勁。

她在家長了十七歲，受了很多苦，沒有聽見親生的娘，問過她『累不累？』

工廠擴大了。工友增多了。村裏蓋起一排排的『工作室』。河邊的運動場也熱鬧起來了。

左慶榮調到『搖光班』裏工作。

把長了鏽的子彈殼，裝到圓木桶裏，擲和上稻糠，一直的翻攪。

正是夏天，熱。五六個小鬼搖着『搖光機』，搖了幾下就出汗。

『喂！歇歇吧！』

『歇歇吧！』

呼的一聲，小鬼像一群秋後的麻雀，吵鬧着，飛出『工作室』。

連長一走進『工作室』，就停了脚步，很生氣的問：『人們都到哪裏去了？』

左慶榮搖着『搖光機』，聽見有人問話，回過頭來看。汗水把她的頭髮『絲絲的貼在發白的臉額

上。

『到河邊洗脚，打鞦韆去了！』左慶榮喘着氣，這樣答。

『你怎麼不去玩？』

『我不會。』

晚上點名，連長在隊前講話，批評好玩的小鬼，表揚了左慶榮。

從這時起，左慶榮才知道，什麼叫做「自覺的遵守勞動紀律」。

連長看見左慶榮工作細心，把她調到「底火組」

同組的同志們，點「底火藥」，點得又勻實，又快，工作時有說有笑，很不費勁，都完成「估工數」（每天最低產品）每人灌了八九千粒「底火」。

左慶榮灌「底火藥」：藥多了，滿子彈槽；灌少了，不够數。埋頭的灌，手酸了也不歇，一天只能灌二千粒。

下工手也沒洗好，飯也沒好好嚼，羞得很。躺在炕上，心裏想：「自己是一個人，人家是一個人，都是這兩隻手，爲什麼自己幹不好？」

早晨，天還不亮，她就先起床，到工作室去。天黑了，人們都下了工，他還在工作，實在看不見底火粒了，才放下手到廚房裏。廚房的炊事員，端出凉了的小米飯說：「飯早開過了，怎麼到這時候才來吃？」她低着頭，沒有答話。

左慶榮一定要完成「估工數」，她用心的學，一天五百一千的漲上去，終於和一般熟練的工友看齊了。

連長到廠部開會回來，不像往日見人好逗笑。他靜默默的，低着頭，走進連部。

工人同志們紛紛議論：「受了批評了！」

左慶榮的眼睛，沒有離開連長的面。她看見連長吃不下飯，自己心裏就難過；看見連長一天天低着頭，自己心裏也發愁。連長走進工作室，站立一會，又轉出去。工人同志們發慌起來，大家知道這是因爲「底火」質量太低，有的響行的光冒烟，連長受了批評；但是這「底火」質量低，都是我們工

人同志造出來的，前線戰士用了它，和敵人打仗，子彈不響，不是要遭害嗎？

連長找了幾個熟練的工人，在一起研究。連長說：「把藥的成份改一改！」

左慶榮照着連長的話，配了藥，攪了一會。連長嫌她攪得不勻實，就自己用一根小木棍，在碗裏攪。

有些同志知道這樣攪會發生危險，火藥會爆炸；但當着連長面，不好意思說。

連長攪着攪着，碗裏的炸藥爆炸了。全廠的工友都被爆炸聲驚動起來，工作室裏黑烟滾滾，誰也看不見誰。黑烟往窗外直冒。連長手裏還拿着小木棍，站在火烟裏，也不知往外跑。左慶榮的面上受了些傷，却忙着搶救連長，連長的腿發軟，移不開步，她的腿也抖擻着。

工友們擠滿了一院，看見連長頭髮全燒焦了，臉上烏黑，一點肉皮皮的紅色也不顯，眼睛被火藥吹瞎了，都忙着扶他上擔架，抬到醫院去。

許多工友握着左慶榮的手，問長問短。左慶榮心裏明白：連長是爲了工作，受了傷；連長是因爲粗心，受了傷。

她梳光被火藥吹亂的頭髮，洗掉臉上的火烟，又照常的工作。

這次火藥的爆炸，把小女工張東林嚇住了。張東林時常皺着眉：「左慶榮同志，我不愛見這工作！要是再炸了，像連長一樣，把頭髮燒光，還成個人樣？」左慶榮勸她：「小心點不會有危險。」

張東林心眼很靈，她想了想，找到讓左慶榮駁不倒的理了，她說：「左慶榮同志，工廠裏這麼多工人，光叫我們兩人，在這裏犧牲嗎？壓力股沒有危險，爲什麼不調我們去。偏偏要我們在這裏犧牲，這不是太不均！」

左慶榮沒有言語（不說話），想了一會，就用獎勵的口吻來鼓勵她：「張東林同志，你工作很細心，很聰明，我有許多比不上你，你做這工作很合適，你要走了，我也走了，誰都知道這一工作危險，沒人願意做，少了這一道手續，子彈出不來，前方八路軍怎麼打勝仗呢？」

左慶榮時時刻刻記着八路軍戰士打仗的事。指導員一讀報，她就最喜歡聽前方消息。她知道前方戰士用的子彈，是由她們一粒粒的造出來。她在造子彈的時候，常常在腦筋裏展開一個大戰場，八路軍的號兵吹着號，戰士一個個的跟着衝鋒，而她造的子彈，一粒粒在天空飛着，鑽到日本鬼子的身上。

一粒壞「底火」跌到地上，她都拾起來。有些同志譏笑她：「真模範呀！你拾了底火往你家擗吧！」她沒有生氣，她說：「在家裏，丟下一根小柴火，也得往起揀呢！」

打夜工，她把燈頭捻得很細，材料員常說：「底火組很省油。」沒有燈頭了，材料員說：「左慶榮同志，對不起，今天沒有棉花，你自己想辦法克服困難吧！」左慶榮就把自己的破棉襖裏，抽出一小塊棉花做燈頭。

在家裏，左慶榮是個無親無友的孤兒，到工廠裏，她才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親兄弟，親姐妹。她看見有苦悶的女同志，就找着談話。王樹鳳是被她感動的一個。王樹鳳一個人在河邊轉遊，坐在碾盤上出神，找不到一個親近的人。左慶榮走過來，很溫存的問王樹鳳說：「你一個人在這裏，不嫌涼？走！到大渠邊玩玩。」左慶榮問她：「你精神上怎麼不痛快，是不是有病！」

王樹鳳蹙着滿肚的煩悶，左慶榮把她煩惱的水閘一揭開，不由得王樹鳳掉下了眼淚。她搖搖頭說：「我沒病，唉！你看我多麼孤立！」說着就哭泣起來。

有什麼孤立？你和我一樣，就是不喜歡玩，今後咱們該玩就玩，別人看也好看，不然精神不好，影響身體，妨害工作。」

左慶榮把幫助工友們進步，當成自己的責任，她經常和王樹鳳談，說了許多寬心話，和她在一起玩，在連隊坦白大會上，王樹鳳是第一個把心裏話說出來的。

全廠工人選舉左慶榮當女勞動英雄了。

在公營工廠英雄模範大會上，她和化學工人女勞動英雄麗秀林在一起，談了許多話。在這會上，她遇到一些鄉親，聽到家鄉一些消息。說家鄉村裏村外的大楊林，各種樹林，都被敵人鋸倒了，弄去修砲樓。還聽到說：村裏比她出來時，工作開展多了，游擊組迫退了敵人的砲樓，村裏組織撥工組，開大生產，辦冬學，還有村劇團演話劇。她聽了很喜歡，心裏像開了一朵花。她心裏的話：『多造子彈吧，八路軍多打勝仗，打跑了日本鬼子，讓村邊再長起高高的白楊林，該多好！』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記於晉察冀）

校正表

第一頁：前言第一行應加同僑二字

第二頁：出版者改爲：亞當、郭戈奇

十八頁：末行倒數第七、八字應爲淳樸

十九頁：十行廿四字應爲鋼；十一行倒數第七字應爲壺；第十四字應爲鋼；十二行！號應改，

二十頁：第四行第五字下漏只字

二十四頁：第二六行五連長應改王連長

四十一頁：第三行倒數第三字應爲據

四十五頁：倒數第二行陳字下應補主任二字

四十七頁：倒數第三行第二十八字應爲耳

五十六頁：倒數第二行第三字應爲惕

六十一頁：61之1字倒排

六十三頁：倒數第二行倒數第三字倒排

六十四頁：倒數第二行第十三字應爲地

七十二頁：72顛倒；第六行第五字應爲譁

七十八頁：第十一行，第十七行地字不清楚

八十九頁：第一行漏「號